

##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 年社區主導項目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項目主任：王瑋樂

文字報告撰稿者：郭鐘蔚、王瑋樂、何浚希、趙雨欣

資助：



封面照片來源：項目團隊拍攝

## 目錄

報告摘要.....	3
第一節：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的故事與龍舟聯結.....	5
一、深灣水上人的歷史溯源.....	5
二、港澳流動漁民的日常生活.....	6
三、港澳流動漁民的信仰與文化習俗.....	8
四、深灣漁民與龍舟聯結.....	10
第二節：赤柱漁民娛樂會和龍舟競渡.....	14
一、赤柱漁民娛樂會的組織發展歷程.....	14
二、漁民的龍舟文化與對外交流.....	26
三、赤柱漁民娛樂會與澳洲 Fremantle 龍舟隊的對外交流.....	31
第三節：青山合意龍周根帶與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35
一、周根帶先生水上人的背景.....	35
二、周根帶投入龍舟競渡的精神－精益求精、越戰越勇、永不放棄.....	36
三、屯門青山三洲媽廟與周根帶.....	39
四、2023 年青山灣合意龍參加東區龍舟競渡大賽的經過.....	40
第四節：總結.....	48
附件一：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	51
附件二：赤柱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	66
附件三：屯門漁民周根帶的口述歷史訪問稿內容（節錄）.....	78

# 《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下）》

## 文字報告

### 報告摘要

本研究項目《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旨在深入探討香港水上人群體（蜑家人/漁民）與龍舟競渡文化的歷史淵源、社會功能與當代的傳承，報告分為上下兩篇。

《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上）》首先從以宏觀的視角追溯水上人龍舟活動的起源，並審視十九世紀外國文獻記錄中的端午節慶與龍舟競渡景象。繼而轉入微觀個案，聚焦橫瀾島燈塔管理員、被譽為「香港漁民之父」的花維路（Charles Thirlwell）的生平事蹟。報告重點剖析了他創立的柴灣漁民娛樂會如何透過設立年度賽事——「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杯」——來維繫水上人傳統的大龍舟競賽，並藉此提升水上人群體的國際社會地位。

《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下）》則包含以下核心內容：

第一節「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的故事與龍舟聯結」將透過口述歷史來呈現花維路所創立的「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的深灣漁民，和簡單介紹持「港澳流動漁民證」的漁民來往香港和內地的生活概況。同時，簡述深灣漁民積極參與香港及海外龍舟賽事的原因：他們期望藉此提升外界對這偏遠地區的的認知度。

第二節「赤柱漁民娛樂會和龍舟競渡」將透過口述歷史和照片收集來講述他們如何透過與花維路建立漁民娛樂會，和舉辦龍舟競渡成功讓更多香港大眾認識赤柱漁民群體及其文化。

第三節「青山合意龍周根帶與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介紹多年以來一直參加「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的屯門青山合意龍的水上人周根帶先生。按照「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的比賽規則，任何龍舟隊伍都必須連續三年贏得冠軍才能永久擁有獎盃。周根帶先生的青山合意龍則從 2010 年開始（至今有 15 年）每年花費鉅資參加「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並於 2016、2017、2018 年連續三年奪冠，永久擁有獎盃。但其實周根帶先生與花維路並沒有交集，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會讓周根帶先生一直堅持參加「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呢？

人類歷史由過去延伸至當下，而如何從當下走向未來，則仰賴於對歷史的銘記與文化的保育。本報告最後一節將整合本項目所搜集的人文故事、文獻史料及歷史照片，並總結此次研究的成果。我們強調，圍繞香港龍舟的人文敘事遠未窮盡。本研究冀成為一個起點，喚起公眾在參與龍舟競渡時，能深刻體認其所承載的不僅是一項水上人的傳統運動，更凝聚著該群體豐富而艱辛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亟需社會大眾的共同銘記與世代傳承。

## 第一節：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的故事與龍舟聯結

本節介紹「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以深灣漁民方蘇帶、方蘇帶太太，塔門漁民陳蘇、石帶福，吉澳漁民何馬生等受訪者的口述歷史為基礎，結合族譜、社群活動記憶等材料，從歷史溯源、日常生活、信仰習俗與龍舟聯結四個層面展開敘述，透過口述歷史去還原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水上人的生存實態與龍舟聯結。

### 一、深灣水上人的歷史溯源

深灣漁民的祖籍多集中於珠江三角洲及周邊地區，不同家族的遷徙軌跡雖各有差異，但遷徙動因都圍繞「謀生」展開。

石帶福家族的族譜中明確記載：「三百多年前，從東莞到了香港西貢大埔仔，先是種田的，種田不能維持生計然後回到水上謀生打魚，後面幾代人一直都是打魚為生。」

何馬生憶述：「族譜上，我們在南沙那邊的。現在南沙有一個很大的祠堂，何氏宗祠裡能查到我們高祖的名字的。後來為了謀生到處漂泊，來到了香港。」

方蘇帶家族的遷徙史更為久遠曲折，他憶述：「我們申請身份證、國籍以及在魚田登記都是寫祖籍寶安，直到 1996 年的時候榕樹澳那個太公祖墳重修，我們計劃做一本榕樹澳方氏宗親的族譜，就向七八個老人家尋根問祖，才知道我們的根在河南禹州，有 700 年了。然後到了福建莆田，再到廣東惠東、東莞，最後我們爺爺從南頭平山來到香港榕樹澳。」並感慨：「之前做的族譜文件很多都散佚了，唯一我們可以追溯到的就是老人家活的字典。現在我們榕樹澳方氏宗親會的族譜在法庭留有，在大埔的民政處也有，這個是很有紀念價值的，現在就算有錢都做不到。」

陳蘇的家族記憶則帶著一絲辛酸，他的「祖婆」是家族遷徙的核心：「我們祖婆是水上人，嫁給了沙頭角鹿頸的客家人。可客家人歧視水上人，即便生了幾個兒女也一樣無法入籍。我們祖婆沒辦法，不能進入家族，就帶著幾個孩子下海打魚。下海打魚有部分留在了吉澳，另外部分就跑到塔門打魚。爺爺那一代一早就跟著祖婆離開去打魚了，所以我們有祖婆沒有祖公就是這個原因。」

方蘇帶太太的祖籍就在沙魚涌，她的敘述更貼近日常生活：「我太祖和爺爺都是沙魚涌的。那時候啊，如果要田要地就要在岸上，如果要下水就是要打魚吃，跟著船到處去，在船上住，在船上吃，什麼都在船上，我還是我媽自己在船上接生的呢。」

## 二、港澳流動漁民的日常生活

新界東北漁民的日常生活以「捕魚」為核心，船隻既是生產工具，又是居住空間；而「港澳流動漁民」的身份，則賦予其「跨地域生存」的獨特模式，這一身份的形成與當時的漁業政策直接相關，且深刻影響了深灣漁民的生活質量與社會認同。

早期漁船規模多為「三丈至四丈長。」方太憶述：「一條船住十二個兄弟姐妹，那時的被鋪是用那些舊衣服以及教會贊助的那些衣服那些大衣疊一起，幾個人一起蓋着。」陳蘇補充了不同家庭的差異：「我們是每個人都有一張被子的，冷就蓋棉被，熱就蓋毯被。」

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新界東北漁民的捕魚範圍從香港的周邊海域逐步擴展至粵東地區。方蘇帶憶述：「60 年代時都在香港海域捕黃花魚、鮫魚，也會開船去汕尾，因為那裡的黃毛角比較多，可以賣個好價錢。」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末，深灣漁民開始駕船前往福建、浙江、江蘇以及舟山群島

捕魚，憶起當年的場景，方蘇帶興奮說到：「香港漁民算挺好的行業，一水船出去一個月左右都能賺十萬八萬的。那時候十萬八萬在筲箕灣都可以買套房子了。我們最多是去到福建、浙江、江蘇，那時，在福建平潭的黃花魚多到像是垃圾一樣浮在海面上。」

受季節影響，魚價波動極大，深灣漁民摸索出「網箱養魚」的應對方式。方蘇帶解釋：「因為分揀魚的時候，魚的大小有著巨大的價格差異。後來有一些人到了八月份尾水（漁汛末期）時，自己養著一些魚，等到年尾養大後再賣，價格相差了好幾倍，能多賺點錢。」

所謂「港澳流動漁民」，是指在珠江口至港澳一帶水域從事漁業生產與生活的居民。其獨特之處在於擁有雙重戶籍身份，即同時持有香港或澳門的身份證，以及廣東省內深圳、珠海、惠州、汕尾、陽江、台山這六個城市中其中一地的戶口。

「港澳流動漁民」也是新界漁民獨特的身份標籤，這一身份源於 1957 年廣東省成立的「港澳流動漁民協會」。

對漁民而言，這一身份帶來的最直接好處，是「定額交售與物資補給」。陳蘇憶述：「那個優惠（政策）國家對我們是很重視的，如果國家不收購那些魚的話，我們沒有路走了。入內地戶口後，我們每年要向國家交 500 擔魚，但國家給我們補糧食、鹽、布匹。」他還提到超額交售的榮耀：「十幾年來，我們每年都交 1500 多擔，超額很多，每年都能拿獎牌。」

這種「在香港作業、向內地交售、享受內地補給」的模式，讓漁民們有了獨特的「兩邊生活」體驗。陳蘇感嘆：「回來就是社會主義，出去就是資本主義，兩邊都能花錢，我們衣食無憂。」



圖一、港澳流動漁民在 1997 年製作的龍舟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 三、港澳流動漁民的信仰與文化習俗

港澳流動漁民的信仰包括基督教與天后崇拜的特點，而「打醮」則是圍繞天后崇拜的核心儀式，也是重要的文化習俗。

部分深灣漁民信仰基督教，其緣由多與「教會救濟」相關。方蘇帶回憶起爺爺信教的緣由：「為何我們會信基督教呢？一是因為我爺爺有病，以前很多信基督教都是家裡有病人，然後那些人祈禱，有些說法是可以減輕病情甚至是治癒的。後期我們全家人都進了教會的，我的妹妹和堂妹還成了牧師、傳道人。二是教會有一些舊衣服和大米、罐頭等很多贈品捐給我們的。」塔門的教會雖小，卻是信眾的精神家園，方蘇帶憶述：「最初的教會只有三四百尺，刮風下雨都有人去做禮拜，我十六歲受洗的時候，全家人都來了。」

天后崇拜則是新界東北漁民的主流信仰，根源於海洋作業的高風險性。受訪者普遍認為，天后是「海上保護神」，出海前需到天后廟祭拜，平安歸來後需到廟裏還願。陳蘇講述了塔門天后廟的由來：「從前沒有天后廟的時候，有一次劇烈的颱風來了，塔門村長和老人家們就在那祈禱，希望媽娘（天后）保佑風平浪靜，突然就風平浪靜了。而且當時說了如果度過了就建一個天后廟，從此風平浪靜後，大家湊錢建了天后廟。」何馬生則強

調天后廟的歷史價值：「我們吉澳建的天后廟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了，我們天后廟裡面有個銅鐘是光緒六年的，天后廟的結構以及雕刻和其他物品，也找過廣州的教授看過，應該是明末清初的時候的，已經超過三百年了。」

打醮是深灣及周邊灣頭十年一度的重大儀式，其核心是「感恩天后庇佑、祈求豐收」。從籌備到舉行，受訪者們對打醮的流程記憶清晰。

籌備階段：首要任務是「上表」，何馬生解釋：「我們在打醮前一年，比如九月後，找一些喃嘸師傅（法師）去誦經。向天庭稟告打醮事宜，保佑風調雨順、打醮成功舉辦等。」而「選冷榜」則是最為嚴格的環節，何馬生強調：「冷榜要選正榜公、副榜公，條件很嚴——夫妻齊全、有兒有女、沒有子女夭折，缺一不可。選出之後，正榜公和副榜公會代表整條村，將所有的人丁全部寫進去，然後抬出去，捧上去天后廟那裡拜天后，告訴天后我們村有這些人，保佑他們長命百歲、風調雨順之類的。然後將幾千人丁的名字全部貼出來在天后廟的附近。」籌款則以「人丁捐」和「自願捐贈」為主。陳蘇解釋：「人丁捐通常是每人捐贈兩百到三百元。」何馬生補充：「以前只收男丁，現在男女都收，但出嫁的女兒有些可以免。」

進行階段（四天五夜）：打醮期間的儀式豐富而隆重，其中「安龍」是吉澳的特色環節。何馬生描述：「在開醮當天的凌晨 5 點前，要誦經，並從古井裡取龍水。再把我們取的龍水拿到龍脈處祭拜。第二天又到龍井龍脈的地方取回十年前那個水出來，再把新的水放進去。」「接媽祖」則是塔門打醮的重頭戲。陳蘇憶起接媽祖時的奇景，驚嘆：「我們會派大船去接吉澳、鹽田的天后像，一路上敲鑼打鼓，奇特的是，海面一路上都有魚跳水，平時沒有魚跳水的。」何馬生補充：「三尊天后像被接回塔門後，會並排供奉，村民們集體上香。就像現實中三姐妹十年見一次面一樣，大家

都特別高興，做事情也特別賣力。」此外，打醮期間還會舉行粵劇、木偶戲等文藝活動。

港澳流動漁民「打醮」與龍舟競渡比賽，雖然活動形式各異，但其文化核心均深深植根於共同的天后信仰。無論是透過打醮儀式祈求平安、社區祥和，還是藉由龍舟競渡敬拜天后、酬謝神恩，這兩者都是漁民社群在信仰基礎上所建構的集體行為。它們的舉辦均需要動員社區人力與籌措經費，這本身就體現了社群內部的組織能力與向心力。

香港的龍舟競渡應被理解為香港漁民整體社會網絡與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不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維繫「灣頭」之間情感與合作的重要橋樑。透過籌備與競賽的過程，各個漁村得以強化彼此間的聯繫，鞏固社群認同，並實踐了超越單一村落的團結精神。換句話說，龍舟是載體，承載著的是漁民社群團結互助、聯絡各個灣頭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深意。

#### 四、深灣漁民與龍舟聯結

漁民與龍舟的聯結，雖不如捕魚、信仰那般植根於日常，卻是社群走出深灣的關鍵。而這一聯結的形成，離不開「香港漁民之父」花維路的推動。

20世紀中後期，深灣還是一個少有人知的小漁村，是花維路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局面。方蘇帶回憶起與花維路的相遇：「當時我們深灣有個張姓的漁民，他大哥原來是在香港仔和赤柱周邊做中醫骨科的醫生，他認識一個名叫花維路的人，他告訴我說那個外國人很願意幫助漁民的，我以後介紹給你認識吧。花維路來看了深灣以後就問我說：阿方，你的孩子有沒有在讀書的？還有颱風的時候你怎麼處理的？我回答說沒什麼的，挺危險的，望天打卦而已。」

在花維路的推動下，深灣漁民的龍舟事業邁出了基礎的一步。方蘇帶憶述：「我把這些信息跟花維路講了以後，他就幫我申請了深灣漁民護理會，然後又向賽馬會申請了 35 萬的基金，又向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以鄉事委員的名義申請了一塊地，新建了一間青營中心，相當於是一間避難所。」



圖二、花維路與深灣漁民方蘇帶、塔門漁民石帶福於 1980 年代的合照

深灣龍舟隊成立後，首要任務是「組織隊伍」與「摸索訓練方法」。石帶福作為隊里的老鼓手，解釋扒龍舟規矩與選人標準：「扒龍舟有扒龍舟的規矩，一條船可以十個人扒，加上一個打鑼與一個掌舵，一共是十二個人。譬如有一個 15 人的龍舟隊，我們都是選身體好的去參加比賽，沒理由選弱的去。選出的隊員繼續比賽，會留下最有實力的一兩個人，到一二三線繼續扒，到了決賽就選最有實力的去扒。」

扒龍舟訓練是苦出來的，操練是最重要的。石帶福憶述：「扒龍舟沒什麼秘訣，操練、練氣是最重要的。比如到五月初五有比賽的話，起碼要在四月初開始，練習一個月。練到扒的時候沒什麼感覺，不會喘氣的那種。假如五月初五的比賽，我五月初一開始操練的話，幾天操練肯定不夠，跟跑步的道理一樣。」操練要練到扒手之間划動齊整，舵手、鼓手與扒手之間配合完美。方蘇帶、何馬生、石帶福補充：「整條龍一定要齊，要看扒手

們齊不齊整，以及整條龍的那個舵手和鼓手各方面配合。鼓手是很重要的，不僅要掌控節奏，還要在衝刺階段喊口號帶動士氣。看到對手要超上來，就要分析怎麼調整，能不能帶頭衝上去，這個能力很關鍵。」

參加比賽的龍舟一般分為私家龍和大會龍兩種，私家龍一般是由單個村落或社區獨立打造，大會龍則由多個村落或社區聯合打造。不同種類的龍舟運到比賽現場的方法也不同。石帶福解釋：「需要運過去的那些叫做私家龍，每個灣都有一條龍舟去參加比賽那些叫做私家龍，可能是用船拖過去的。如果是大會的呢，一排的龍船擺在青年會的會址那邊，大會有十二條龍或者六條龍舟，這兩種是兩方面的。」

更重要的是，深灣龍舟隊摸索出了獨特的「小搖槳」划法。不同於當時香港流行的「風車搖」（槳葉左右擺動，動作好看但力度分散），「小搖槳」講究「船槳同步下拉」，要求整條船動作齊整。方蘇帶憶述：「自從我們深灣開始扒龍舟，就用船槳一起這樣拉下來，看就看這個船槳齊不齊，力度比風車搖好很多。所以在東北區比賽全部都是我們奪冠，就算以前大埔哪一年的冠軍也參賽，我們一參賽他都是排名第二的，所以後期很多隊伍都學我們那個槳法，報紙評價我們為小搖槳。」

憑藉紮實的訓練與獨特的划法，深灣龍舟隊先後參加了筲箕灣、赤柱、塔門、大埔等地區的比賽，屢屢奪冠，逐漸在香港龍舟界打開了知名度。而**1988**年的馬來西亞國際龍舟賽，也成為深灣龍舟隊的巔峰時刻——他們代表香港參賽，並一舉奪冠，這也是香港代表隊首次在國際龍舟賽中獲得冠軍。回憶起這段經歷，方蘇帶激動又感激：「就這個成績，我覺得花維路對於我個人和深灣來說，是一個恩師來的」。

深灣龍舟隊的活動雖以競技為主，但也融入了水上人的信仰與習俗。

賽前的「點睛」儀式，象徵著給新船開光。石帶福解釋：「扒龍舟比賽開始前，有一些地方要先準備好龍船。當有新的龍船到了以後，會先有一個點睛的儀式。通常會找一些官員或者政府人員來點睛，但不會是扒龍舟那天點睛的，通常是點睛後過幾天再比賽。」比賽結束後，沒有特殊的儀式。石帶福補充：「我們塔門通常全部人下船以後，會到天后廟里拜拜神；深灣的話就到周邊岸邊找一些青草放到龍口。」

而端午節前一天（農曆五月初四）的「遊夜龍」儀式，則飽含著對逝者的敬意。陳蘇憶述：「遊夜龍就是在五月初四當晚，划龍舟圍繞塔門一周。整個過程是不會說話，很肅靜的，因為需要尊重那些神神佛佛。途中會撒一些紙錢、瓜瓜菜菜、米飯那些扔進水裡，去紀念屈原和慰勞周邊的遊魂野鬼，整個過程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本節資料來源：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  
（附件一）

本節圖片來源：塔門漁民石帶福

## 第二節：赤柱漁民娛樂會和龍舟競渡

赤柱，這片臨近香港島東南部的海域，在花維路的推動與眾多漁民的協力下，以「赤柱漁民娛樂會」為載體，將龍舟文化打造成連接社群、對外展示漁民精神的重要紐帶。本章以赤柱漁民羅明、鄭有、黎水勝、黎耀林、黎錦雄五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為基礎，結合會址建設、賽事記憶、對外交流等材料，從組織發展歷程、龍舟文化與對外交流兩個方面展開敘述，透過親身經歷者的視角，回顧赤柱漁民娛樂會與龍舟競渡的真實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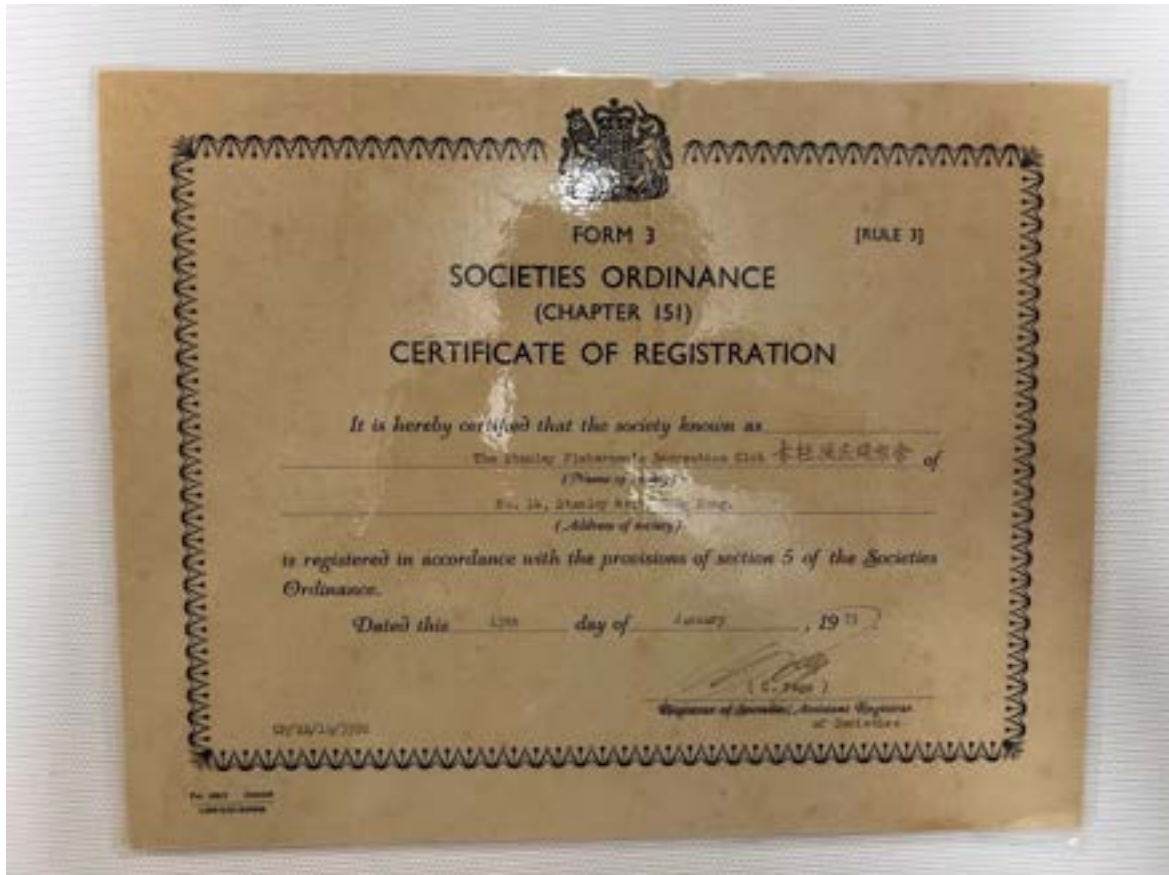
### 一、赤柱漁民娛樂會的組織發展歷程

赤柱漁民娛樂會成立於 1973 年，至今已經有 52 年。在「赤柱漁民娛樂會」成立前，赤柱已存在漁民合作社。漁民合作社每個月都會召集漁民開會，幫助漁民解決資金困難。鄭有憶述：「開大會的時候，所有人應該都要出席，商量有什麼事宜可以爭取。比如過年有什麼困難需要貸款，過完年以後如何歸還。貸款一定要透過市場去交易，偷偷賣給你的話，被捉包是要被罰款的。」羅明補充，合作社還幫漁民申請貸款基金：「那段時間漁民合作社幫漁民申請貸款基金，每年的年末可以有 2000 多元，借錢給你用來經營，相對應地扣回你的佣金。」

「赤柱漁民娛樂會」的誕生，既源於柴灣漁民會的啟發，又得益於花維路的推動。鄭有憶述：「這個受到了柴灣漁民代表的影響，柴灣是第一個成立漁民會的，花維路幫柴灣的漁民做了很多事情。早年我們去柴灣喝喜酒都有跟花維路打交道，很友好的，喝酒也好，其他也好，他最喜歡幫助漁民。後來花維路主動提議，你們這邊能不能找到地址成立第二個漁民娛樂會，作為柴灣會的兄弟會。」

花維路作為漁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樑，幫助赤柱漁民申請會址和與政府協調。黎水勝憶述：「花維路幫我們申請這個會的會址，還跟政府溝通事宜，給

政府介紹，作為我們跟政府溝通的橋樑。」羅明進一步解釋：「花維路了解漁民的基本事情，他知道那些事項，知道怎麼樣去申請，因為我們沒怎麼讀過書的，他就知道怎麼樣填寫資料，怎麼跟政府官員溝通。」



圖三、赤柱漁民娛樂會按 1973 年時生效的社團條例註冊

資金籌集方面，娛樂會採取「漁民自籌與社會贊助」的模式。會長黎錦雄憶述：「申請了地址後，我們當時沒有錢的，因為漁民的錢不寬裕。幸好其中一個（漁民合作社）會員認識一個地產商（許開文），地產商說不如我贊助你們，支持你們去蓋。」鄭有補充：「早期建設我們是籌錢蓋的，後期（即 1986 年左右）許開文還贊助了 40 萬加建後面的部分，後邊建得很整齊，下邊的樓梯都是後期再裝修的，之前是一樓和這裡而已，樓頂也不是這樣的，是斜著的。」最終，赤柱漁民娛樂會於 1981 年正式落成。



圖四、1980年代許開文為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址擴建開幕



圖五、1980年代許開文太太、花維路和其他嘉賓為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址擴建開幕



圖六、1980 年代許開文及其太太主持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址擴建開幕時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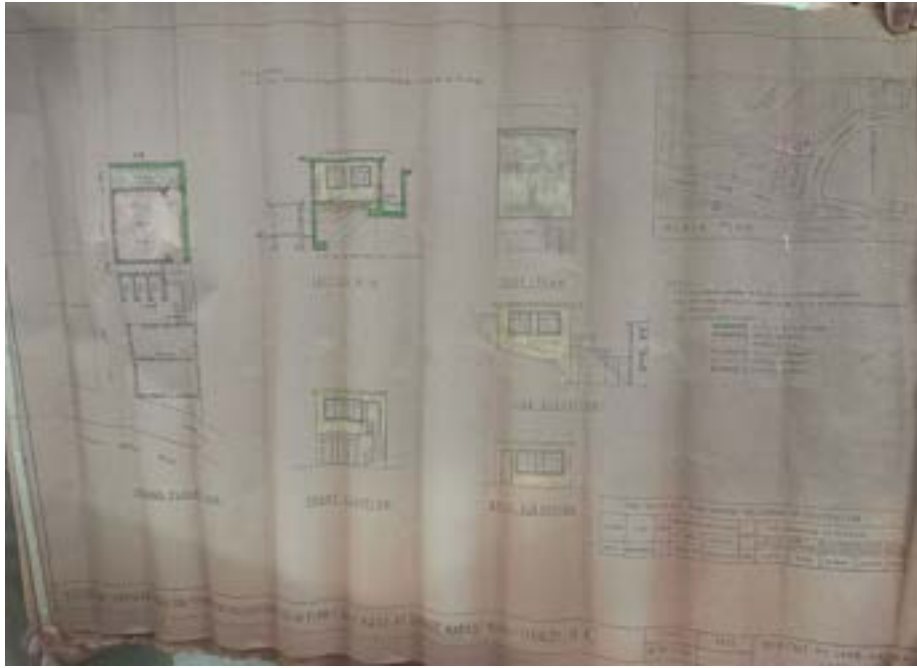
圖七、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員於 1980 年代會址擴建開幕時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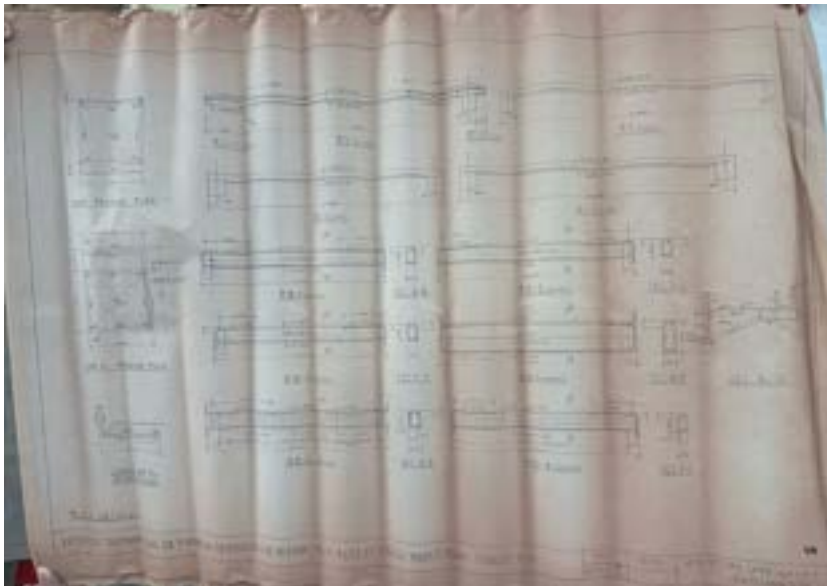
圖八、赤柱漁民娛樂會 1986 年擴建圖則（一）



圖九、赤柱漁民娛樂會 1986 年擴建圖則（二）



圖十、赤柱漁民娛樂會 1986 年擴建圖則（三）



圖十一、赤柱漁民娛樂會 1986 年擴建圖則（四）



圖十二、2000年代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址，會址上掛著赤柱龍舟會的旗幟

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活動包含旅行、足球與龍舟賽等。鄭有憶述：「這個會舉辦很多旅行、足球、龍舟賽等活動，很多人藉此回來聚聚互相見面聊天，對我們漁民的作用很大，尤其是已經搬出去的那些。」旅行活動在赤柱漁民娛樂會成立初期頗具人氣，黎水勝憶述：「會剛成立的時候，每逢年初三舉辦旅行，去新娘潭、鶴藪那邊一天遊，很熱鬧的，食物都是我們親自醃製的，我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辛苦不要緊，最重要大家開心。」鄭有補充：「但真正讓娛樂會名聲在外的，還是龍舟賽事。」



圖十三、1980年代花維路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到香港郊外



圖十四、1980年代花維路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到香港郊外



圖十五、1980年代花維路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到海灘游泳



圖十六、1980年代花維路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租用遊艇出海



圖十七、1980年代花維路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租用遊艇出海



圖十八、1975年花維路帶領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參加足球比賽



圖十九、1975 年花維路帶領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水上人參加足球比賽



圖二十、1976 年花維路帶領赤柱漁民娛樂會舉辦成立三週年紀念聚餐



圖二十一、1977 年花維路帶領赤柱漁民娛樂會舉辦成立四週年紀念聚餐



圖二十二、1978 年花維路帶領赤柱漁民娛樂會舉辦成立五週年紀念聚餐

## 二、漁民的龍舟文化與對外交流

受到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影響，赤柱漁民開始舉辦龍舟賽事。鄭有憶述：

「我們辦龍舟比賽都是受了柴灣的影響，早年柴灣邀請我們去幫忙，我們贏了，從那個年代開始我們才開始扒。當時我們名聲在外，很短的時間而已，別人都覺得赤柱的漁民這麼厲害，這麼厲害的對手也能贏。」

而赤柱漁民娛樂會舉辦的慶祝佛誕的龍舟賽事，始於 2001 年。此賽最初以「灣頭友誼邀請賽」為名，後逐步與佛誕主題結合，成為固定的文化活動。黎水勝解釋：「當時不是慶佛誕的，早期類似一個灣頭友誼邀請賽，後期才改了。」羅明則詳述了賽事籌備初期的波折：「海事處一個月都沒有批給我們，兩週前就打電話給立法會的蔡素玉，我問蔡素玉，海事會還沒批給我們辦龍舟，上午打電話過去，下午蔡小姐就回覆我，羅明你可以準備辦了，海事處批了，叫你去拿牌照。最終這場賽事是他親力親為做出來，儀式也是我一個人編出來的。」隨著時間推移，賽事規模不斷擴大，羅明提到：「剛開始辦的時候沒有很多參賽隊，只有十來個隊伍而已，二十隊左右，現在越辦越多，最多那一年有 36 個隊伍，有六組的賽事，有男子有女子的。」

不同於常見的公開報名模式，赤柱龍舟賽採用「邀請制」。羅明解釋：「我們打電話去邀請，不接受報名給報名費，全都是邀請賽。」資金的籌備方面，則依賴多方支持。羅明憶述：「我們要找基金會申請經費，做個預算，然後他們找到朋友，大家都找贊助。」黎耀林補充：「早年有位已故的會友，他是在龍舟上打鼓的，認識很多人，他的朋友給面子，當作是支持他，他說要舉辦，很多人都支持，願意出錢。」鄭有也提到：「贊助商很廣闊。」

赤柱漁民娛樂會於 2001 年開始在赤柱灣舉辦龍舟「私家龍」比賽，以水上人傳統的水上活動來慶祝佛誕，至 2025 年為止，已經進行了第 22 屆。

赤柱漁民的龍舟儀式，深深植根於海洋作業的風險與信仰。賽前，需請「喃嘸佬」安神與拜海，比賽當天，還需到天后廟祭拜。羅明憶述：「比賽的前一天，要找到一個喃嘸佬過來安神，加上龍頭紅和花影；又要拜海，第二天再去比賽。到了比賽前，要到天后廟拜神，請媽娘（即天后）保佑人口平安，下水後轉幾次給媽娘鞠躬，再找船拖過去比賽。」黎水勝進一步解釋了「問聖杯」的環節：「通常我們問她（媽娘）想不想下去看龍舟，如果想的話就給個聖杯，拿個花影，一支支花那種，找個盆燒香和蠟燭，她去的話就給聖杯捧個花影，她不去的話就不用。」鄭有補充：「大型的儀式都這樣，每次參賽都這樣，還有準備一隻燒豬。」「點睛」環節則視情況而定。黎水勝、鄭有憶述：「平常的比賽會找喃嘸師傅幫忙點睛；新船下水時，還有點睛儀式，會邀請官員、贊助商過來點睛，花維路也有點過睛。」「採青」環節則相對簡單，黎水勝解釋：「去摘一些青草放在龍舟上。」黎耀林補充：「現在簡約了，沒有那些了，因為人手不足。」每年的端午節則有特殊的「化衣」儀式。黎水勝解釋：「端午節要化衣，也就是化寶，也需要划龍舟繞一圈，這個是表示尊敬。」

此外，早期的龍舟運輸與現在不同（現在用吊船吊到比賽場地），因缺乏吊船設備，只能用繩子拖運。鄭有感慨：「以前是用一條繩拖過去的，很容易把船拖沉了，沒辦法當時不會做吊船，沒有工具。」黎水勝補充：「以前的龍舟的材質普遍比較厚，不會有損傷。而且以前港內碼頭沒那麼多船，現在很繁忙的，現在不可能像那樣拖過去的，都要用大船吊過去的。」黎水勝還經歷過一次驚險的沉船事件：「1990 年去柴灣比賽，從赤柱出發去蒲州，經過西環到港澳碼頭，船沉了，喊人求救沒人來，漂到順德碼頭，那邊的人幫我們升高船，舀出水才能去比賽，好辛酸的。」但柴

灣漁民娛樂會和赤柱漁民娛樂會乃兄弟會，即使赤柱漁民娛樂會在運送龍舟過程中發生意外，中途耽誤了不少時間，柴灣漁民娛樂會仍堅持等他們到來才正式開始比賽。而當年赤柱漁民娛樂會的「赤漁龍」竟然在「漁民大龍生力盃」和「漁民之父紀念盃」中獲得冠軍，令大家歡呼雀躍。



圖二十三、1990 年赤漁龍參加柴灣漁民娛樂會主辦的龍舟邀請賽（剪報由赤柱漁民娛樂會收集）



圖二十四、2005 年赤柱漁民娛樂會舉辦的龍舟邀請賽，當時的卜公碼頭仍未興建

對於每位參加龍舟競渡的隊伍而言，當然會希望贏得比賽的冠軍。不過對於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會員而言，他們認為比賽過後，還是「友誼第一」。所以每年赤柱漁民娛樂會主辦的「群龍匯聚慶佛誕」的場刊，背後赤柱漁民娛樂會必定印上「友誼第一」，以向各參賽者強調他們主辦龍舟比賽的初衷。

但是赤柱漁民娛樂會作為本地漁民團體組織龍舟活動遇到的問題是傳承。赤柱漁民的老一輩相當重視龍舟競渡，認為這是維繫香港各個漁民團體和主流社會的重要橋樑，也有助於提升他們漁民在社會上的地位。但是他們面對的是年輕一代不重視龍舟競渡傳承。鄭有慨嘆：「他們（年輕一輩）還不支持我們。我都覺得可惜，他們要是支持我們就好了之前我的兒子都有參加龍舟比賽，後來心淡了，不想玩太多了。」



圖二十五、「群龍匯聚慶佛誕 2017」場刊背頁



圖二十六、「群龍匯聚慶佛誕 2018」場刊背頁



圖二十七、「群龍匯聚慶佛誕 2019」場刊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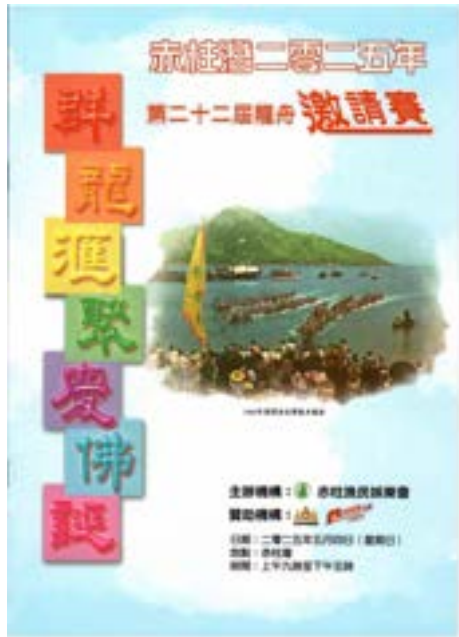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群龍匯聚慶佛誕 2023」場刊背頁



圖二十九、「群龍匯聚慶佛誕 2024」場刊背頁



圖三十、「群龍匯聚慶佛誕 2025」場刊背頁



圖三十一、「群龍匯聚慶佛誕 2025」場刊封面（封面上有 1960 年代赤柱灣舉行龍舟比賽的舊照片）

### 三、赤柱漁民娛樂會與澳洲 Fremantle 龍舟隊的對外交流

赤柱漁民與澳洲 Fremantle 龍舟隊的交流，始於花維路的牽線，後逐步發展為獨立參賽，不但讓赤柱龍舟文化走出香港，還成為漁民群體中難忘的跨國記憶。

這場跨國交流的起源，頗具偶然性。黎錦雄憶述：「花維路說澳洲有一個龍舟隊，當時不是龍舟隊，是那邊的救生員認識了深灣的香港人，請他管理，然後很間接地牽引出來的，朋友之間互相介紹的。後來花維路乘飛機過去西澳幾次，認識了很多朋友，回來以後提議我們過去賽龍舟，幫我們組織。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去的時候花維路先生已經去世了。」

首次交流發生在 1986 年，黎錦雄憶述：「第一次去就是 86 年我們跟柴灣組成一隊去，每個隊伍十二人過去，純粹是交流一下賽龍舟，大家聯絡一下，增進一下感情，起初就是這樣，一邊玩一邊龍舟比賽。」且為了節省經費，黎水勝補充：「我們多數是 11 月底過去，那時他們的夏天剛開始，機票價格會便宜一點。」

1988 年，赤柱漁民娛樂會首次獨立代表赤柱參與交流，黎錦雄憶述：「1988 年，我們第二次過去，我們赤柱代表自己，去的是柏斯那邊，西澳那裡，參加他們的邀請賽。」到了 1990 年左右，交流仍在繼續，鄭有補充：「還有差不多是 1990 年時，是跟怡和龍（二人是香港仔村民）一起去的，都是 Fremantle 邀請的。」

雙方交流中，紀念品往來是重要的文化互動環節。黎錦雄憶述：「Fremantle 龍舟隊早期邀請我們的時候，希望我們帶去一個中國式的鼓給他們，作為紀念品，他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中國的鼓是怎樣做的，可惜澳洲海關那邊不能進口這個，要全拆散，拆散後也沒啥用了，最終我們只能買其他中國式的紀念品送給他們。」後來 Fremantle 龍舟隊來香港比賽時，也帶來了紀念品。黎水勝憶述：「他們來香港比賽，帶了這個（槳）作為禮物，來到我們的會，大家聚聚餐，吃吃喝喝，他們帶點禮物過來，我們又回禮給他們。」

至於龍舟技術與儀式的傳授，黎錦雄解釋：「我們沒有教我們扒龍舟的儀式，他們也沒有問我們這個事情，他們當時扒龍舟就已經很厲害了，他們那邊也有很多華人參加扒龍舟的，那些華人都教會他們很多了。」黎水勝也補充：「大家互相學習，他們玩國際龍舟，也會去觀摩別人，每個國家都學。」

雖早期交流熟絡，但後來雙方互動逐漸減少。黎錦雄憶述：「最後一次過去是 1992 年。」互動減少的背後有多重現實原因。首先是參與者年歲漸長與家庭因素，難以再像早年那樣投入時間與精力。黎水勝解釋：「隨著我們的年紀大了，大家都有自己家庭了；」其次是贊助鏈條中斷，經費支持成為難題以及當地主辦方的熱情消退。黎錦雄憶述：「拉不到贊助，以及當時那個珀斯（Perth）的政府不是很大力推廣，不是很全力支持他們。」

Fremantle 龍舟隊又沒有太大興趣舉辦賽事，他們有點心灰意冷，反而喜歡去參加別的省舉辦的賽事，不想自己搞特別的賽事邀請其他國際隊過去。」

儘管交流減少，但這段跨國經歷仍成為赤柱漁民珍貴的記憶，照片、紀念品與口述回憶，都成為當年文化互動的見證，也讓赤柱漁民首次走出香港，被更廣泛的群體認識。



圖三十二、赤柱漁民娛樂會於 1980 年代前往西澳與澳洲利曼特龍舟隊的合照



圖三十三、赤柱漁民娛樂會在 1980 年代從香港出發往西澳進行龍舟交流前在啟德機場的合照



圖三十四、花維路和赤柱漁民娛樂會於 1980 年代前往西澳與澳洲利曼特龍舟隊交流



圖三十五、赤柱漁民娛樂會主席手拿澳洲利曼特龍舟隊於 1990 年送贈的龍舟木槳（攝於 2025 年）

本節資料來源：赤柱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附件二）

本節圖片來源：赤柱漁民娛樂會

### 第三節：青山合意龍周根帶與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為東區龍舟邀請賽中年度最重要的競賽項目，要求所有參賽隊伍必須使用傳統水上人所稱的「大龍」：一種可容納約 52 人的傳統龍舟進行比賽。本研究團隊於 2022 年獲悉，在該賽事歷史中，曾有兩支隊伍因連續三年奪冠而永久保留獎盃，其中之一為屯門青山合意龍隊。為深入採集相關口述歷史，團隊志願者梁清娟女士三次前往屯門三聖村海鮮船家處，嘗試訪問該隊水上人領隊周根帶先生，均因其外出捕魚而未果，僅能留下聯絡方式。後來，梁女士意外接到周根帶先生來電。周先生表示對團隊關注其龍舟經歷感到意外，並初步表達接受訪談的意願。經多次溝通，團隊詳細說明本研究之學術目的及教育價值，周先生逐漸消除顧慮，最終同意接受正式訪談。此外，他特別批准團隊於 2024 年「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賽事期間，隨行可容納 60 人的合意龍隊傳統柚木大龍，自屯門啟航赴柴灣參賽途中進行近距離參與式觀察，從而獲取一手田野資料。

#### 一、周根帶先生水上人的背景

周根帶先生的家族世代為「水上人」，據口述歷史記載，其祖籍為寶安。關於其父遷移至香港之原因，周先生轉述父親回憶，指出當時寶安地區遭受日軍侵擾，甚至發生斬首暴行，為避戰禍，其父遂遷移至香港，以求安全。

約六十年前，水上人多未使用機械動力漁船，大多依靠風力航行。捕魚方式亦較為傳統，多自行編織漁網，並以人力撒網與收網。因此，水上人家庭普遍子女眾多，旨在擁有足夠勞動力以維持生計。周根帶先生一家亦不例外，共有六名兄弟姐妹，自幼便隨父親乘船往返於香港與中國內地沿岸海域從事捕魚作業。

對水上人而言，接受正規教育曾是一種奢侈。周根帶及其兄弟姐妹均無正式就學經歷。然而，他並不對此感到遺憾，反而對自身能力充滿自信。他引用俗語「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強調實踐經驗與社會知識的重要性。周先生認為，雖然書本知識有其價值，但認識世界、掌握多元技能同樣不可或缺。憑藉數十年的捕魚經驗，他對中國內地與香港海域的魚類分布、傳統航海天文知識及捕魚技術等方面擁有深厚理解，並自信在此領域的專業能力超越常人。

然而，周根帶指出，香港漁業現正面臨嚴重衰退。其一，漁獲量逐年減少，中國為此實施休漁期，以促進海洋生態可持續發展。其二，儘管如此，內地漁船因規模較大、成本較低，在市場競爭中佔據優勢；相反，香港漁船需負擔高昂的燃油、漁網及人工成本，競爭力持續下降。若年輕一代水上人無法再以捕魚為生，將被迫轉向陸地謀求其他職業，這也標誌著傳統水上生活方式的潛在終結。

## 二、周根帶投入龍舟競渡的精神 - 精益求精、越戰越勇、永不放棄

對於周根帶而言，捕魚是他的工作，扒龍舟就是他的愛好。即使周根帶的收入來之不易，他自年輕時每年都花費鉅資到香港各處參加龍舟比賽，至今已經贏過幾十座龍舟競渡的獎盃，甚至他把獎盃送給屯門三聖村附近的酒樓擺放，與大家一起分享他贏得龍舟競渡的喜悅和驕傲。

在成功的背後，周根帶經歷過挫折與失敗。1978年，香港首次於尖沙咀舉辦國際龍舟邀請賽，該賽事吸引了包括日本長崎隊在內的多支國際隊伍參賽。周根帶當時亦率隊參賽，儘管其隊伍中不乏具備優秀划船技術的成員，但在組織結構與團隊協作方面遠不如長崎隊嚴密，整體心理素質亦顯不足，最終未能在此重要國際賽事中奪冠。此一經歷成為周根帶龍舟生涯中的重

要反思點，不僅揭示早期本地龍舟運動在專業化與團隊訓練方面尚有改進空間，也反映出國際競賽對傳統民間體育活動所帶來的挑戰與啟示。

不過周根帶一家人並沒有因為失敗而氣餒，甚至是高興的，因為他們每年都有提升划龍舟的能力。即使在比賽中遭遇失利，周根帶仍始終保持反思與學習的態度。他會細緻分析己方隊伍失敗的原因，並深入觀察優勝隊伍的戰術配置、團隊協作及訓練方法，從中汲取可借鑒之處。這種持續自我完善與策略優化的過程，不僅體現其作為一名運動員的專業素養，也反映出傳統體育中通過實戰經驗積累而實現的知識傳承與能力提升。

對周根帶而言，龍舟不只是一個水上人的傳統文化和運動，更是一門「學極都學唔完」的生命智慧。他說每一個隊伍划龍舟的方式都不一樣，然後每一年都會有所進步。周根帶一句「落水扒兩下就知有冇料到」這句話道出漁民大多沒有留有文字，靠口傳世代相傳，老前輩的經驗才得以傳承。

周根帶堅信持續的訓練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龍舟需要選手的爆發力、體能、掌頻（即划槳的頻率）、划槳時的下水深度，等等，都是需要長期的訓練和隊員之間的默契。不過，周根帶也坦承，自己的龍舟隊伍都是業餘的，大部分的隊員都是在沙田或者大埔上班謀生，所以訓練都是在晚上 7 點，隊員下班的時候自發到屯門練習。他們的訓練是每一個星期 3 次。周根帶也提醒龍舟訓練不能太頻繁，讓隊員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周根帶的龍舟隊伍是業餘的，「淨係靠扒船練氣」的傳統訓練，強調堅持精神。

除了龍舟選手的訓練，周根帶對於龍舟的設計和保存也十分的講究。周根帶的龍舟通常會使用坤甸木作為原材料，因為坤甸木甚重，而且十分堅硬，所以穩定性非常高。但是一條龍舟的造價，即使是在內地製造，大約也需

要 20-30 萬港幣左右。龍舟就好像賽車一般，不能在太陽下經常暴曬，所以在還沒有龍舟酒店之前，周根帶就會把龍舟深埋於海底的泥沙之下，等龍舟競渡到來，才把龍舟重新從海底撈上來，進行保養和維修。

其後，在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皇發先生的積極協調與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屯門蝴蝶灣興建了專用的「龍舟酒店」，旨在為龍舟提供非賽事期間的室內存放場所。該設施有效解決了傳統木製龍舟因長期露天存放而易受損的問題。周根帶先生與屯門地區其他龍舟隊伍均將龍舟存放於此，直至下次賽事需使用時方取出。2022 年 8 月，周根帶先生特別陪同花維路先生的遺孀參觀該龍舟酒店，並詳細介紹了曾於 2016 至 2018 年連續三屆榮獲「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冠軍的出賽「合意龍」傳統大龍。儘管這艘具有歷史意義的龍舟現已退役，不再參與競賽，但其作為屯門龍舟活動與水上人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仍被妥善保存並展示，體現出社區對龍舟文化遺產的珍視與傳承。

周根帶特別在番禺，耗費 30 萬港幣向龍舟師傅勞志華下訂單，以柚木製造一條全長約 33 米的新「合意龍」大龍。



圖三十六、周根帶和花維路遺孀梁慧中到龍舟酒店參觀「合意龍」

周根帶先生始終堅持參與其心目中具有高層次意義的龍舟賽事，尤其重視如「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之類極具挑戰性的比賽。該賽事之高層次屬性，主要源於其獨特的競賽規則：唯有連續三年奪冠之隊伍，方可永久贏得獎盃；即便連續兩年獲勝，亦無法獲得此一殊榮。周根帶曾於 2017 與 2018 年連續兩屆奪冠，然而 2019 年未能衛冕，以致未能於該階段達成永久擁有獎盃之目標。然而，他並未因一時失利而氣餒，反而越戰越勇，持續精進技術與團隊協作，最終於 2024 及 2025 年再度贏得該項賽事冠軍，展現其堅毅不撓之運動精神。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周根帶特別將「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與其他獎項如「財政司盃」、「特首盃」區分開來，強調「全行得呢個盃最有意思」。此一態度不僅反映該獎盃在其心目中的獨特地位，更凸顯其對於傳統價值、歷史意義及榮譽挑戰的重視，遠超於單純的競賽成績或社會名聲。這種價值取向，也體現了龍舟運動中深層的文化認同與精神追求。

### 三、屯門青山三洲媽廟與周根帶

屯門青山灣海灣闊大，沿岸有歷史悠久的青山灣漁村，填海後的新地及附近一帶被改稱三聖墟。位於三聖墟麒麟崗除了有座相當著名的三聖廟外，其旁麒麟崗地界石公園的東門，亦有一座聞名並具特色的青山三洲天后廟。據說該古廟內供奉的天后像是由廣東台山市上川島三洲塘而來，上川島又名「三洲」或「三山」，故名青山三洲媽廟，又稱三洲媽天后廟。

周根帶長期投入龍舟競賽，不僅源於其精益求精、永不言敗的精神，更基於一種深層的家庭價值與健康理念。他見證龍舟運動為其家庭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一方面，透過共同參與訓練與比賽，家族成員得以維持身體健康；另一方面，龍舟成為凝聚家庭情感、強化團結協作的重要媒介。正是這種

對家庭福祉與凝聚力的重視，促使周根帶將捕魚所得投入於龍舟訓練之中，視其為一種具有深遠意義的家庭文化活動。



圖三十七、屯門青山三洲媽廟

圖三十八、屯門青山三洲媽廟門前

周根帶每年都會在端午節前挑選吉時，從屯門青山三洲媽廟請其放在廟裡的媽祖神明到其漁船上，祈求媽祖保佑。媽祖，又稱天后娘娘，從宋朝開始，就受到中國沿海的漁民所祭拜。媽祖神像放在周根帶漁船一樓的正中位置，背後掛有「合意龍」的錦旗。神像前放有水果和糕點，而右側則放有新「合意龍」的龍頭和龍尾。據周根帶的介紹，新「合意龍」的龍頭插有「合意龍」的令旗，龍角是用真鹿角裝配的。

據著名學者黃天的考據，民間傳說龍有多種，有鱗者為蛟龍，有翼者為應龍，有角者為虯龍，無角者為螭龍，未能升天者為蟠龍，嗜水者為蜻龍，嗜火者為火龍。據云：「虯龍為群龍之長，能進退群龍。」今合意龍的龍首長角，理應是虯龍。<sup>1</sup>

#### 四、2023年青山灣合意龍參加東區龍舟競渡大賽的經過

在 2023 年 6 月 17 日，周根帶的船上聚集了大約 70 多位的龍舟選手，準備第二天的「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雖然「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sup>1</sup> 黃天（2024）。龍舟競渡話今昔——兼談緊隨合意龍出征和漁民之父花維路。（手稿）

的比賽只允許 50 多位龍舟選手在龍舟上競賽，不過由於每位龍舟選手的體力不一，而且「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是分開上午和下午比賽的，所以周根帶多帶了 20 多位龍舟選手當後備。而這些龍舟選手在比賽的前一天都是在周根帶的漁船上準備，所以周根帶一家的女性（共 3 位）則負責為所有 70 多位的龍舟選手準備膳食，以確保他們的體力充沛。



圖三十九、周根帶一家的女性負責煮飯給 70 多位龍舟選手

在 2023 年 6 月 18 日（即農曆五月初一）的凌晨 5 點，烏雲密佈，周根帶開著吊掛著約 30 米的長柚木大龍「合意龍」的台沙漁船啟航，從屯門青山灣啟航。漁船上載著近百位龍舟隊員和家族成員義工，率領他們駕船經馬灣的汲水門湧浪區、穿過青馬大橋、燈籠洲燈塔、青洲燈塔、維多利亞港、鯉魚門燈標、黑角頭燈塔，到達香港東南角的柴灣碼頭參與柴灣漁民娛樂會主辦的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圖四十、周根帶的漁船吊著龍舟經過維多利亞港的灣仔和尖沙嘴



圖四十一、周根帶的漁船吊著龍舟經過維多利亞港的銅鑼灣



圖四十二、周根帶的漁船拖著小船，吊著龍舟航行前往柴灣碼頭

周根帶船長也分享了吊起龍舟的要求，必須使用三根繩索前、中、後部吊起龍舟，而且必須確保吊起龍舟時，龍舟不會扭曲變形，必須平衡。如果

吊起龍舟變形的話，需要重新再吊好龍舟。再者，因為龍舟是以木頭製作，不能放在陽光下暴曬或者讓雨淋濕，所以他必定會用布遮蓋保護龍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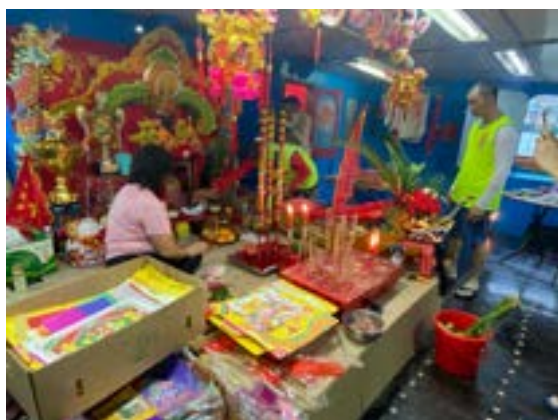
在開始參加東區龍舟競渡大賽之前，周根帶會進行一系列的拜神儀式，祈求大賽一切順利。



圖四十三、周根帶帶領龍舟選手向媽祖祭拜



圖四十四、周根帶帶領龍舟選手向媽祖祭拜



圖四十五、周根帶向媽祖像前的龍舟模型蘸上薑上的朱砂點睛，以作避邪之用



圖四十六、周根帶向媽祖像前的龍舟模型蘸上薑上的朱砂點睛，以作避邪之用



圖四十七、周根帶會用蘸上薑上的朱砂點睛，以作避邪之用



圖四十八、「合意龍」龍舟隊伍成員在漁船上排隊祭拜媽祖



圖四十九、漁船上供奉媽祖的神壇



圖五十、龍舟選手向龍舟灑水



圖五十一、避邪用的茅草



圖五十二、周根帶在參賽前在龍舟上掛上龍頭



圖五十三、周根帶以毛筆在龍舟的龍頭上點睛，由頭拖到尾



圖五十四、周根帶在龍舟上綁上艾草



圖五十五、漁船上以布遮蓋的龍舟

在船上進行所有的拜神儀式後，周根帶和龍舟選手抱着龍頭、龍尾再向媽祖躬拜，大夥走向船舷，先把懸掛着的龍舟身放到柴灣碼頭海上，然後再把祭品、金銀元寶撒到海中。周根帶抱著龍頭，在龍舟船首用紅布縛緊，也同時裝上龍尾和金鼓。

由周根帶率領的「合意龍」隊伍，成員除本地漁民子弟外，還包含部分來自珠三角地區的特邀好手。整支隊伍連同後備隊員共七十餘人。龍舟划手們個個體格魁梧，肩寬背厚。號令一出，眾人迅速登舟列陣。其布陣特色在於：鼓手身前設有四名單排錯落而坐的划手，其後才是雙人並列的坐席。據稱此陣型有助於龍舟在啟動階段更快加速度。周根帶並未在指揮船上隔岸指揮，而是親自披掛上陣擔任鼓手。他擂響戰鼓，槳手們動作整齊劃一，密集的船槳激起如雪浪花，合力驅動「合意龍」如離弦之箭般在海面飛馳。數次衝刺演練均展現出強勁實力，令人矚目。即便天降驟雨，亦未能影響龍舟划手們的發揮。

上午十時許，初賽率先展開。四條龍舟同時出發，「合意龍」一馬當先，始終保持領先，毫無懸念地晉級決賽。

下午的決賽中，「合意龍」迎來勁敵「顯利工程同慶龍」。在過往兩屆（2019年及2022年，2021年因疫情停辦）的「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大龍賽事中，「同慶龍」蟬聯冠軍。若此番再度奪得冠軍，它將追平「合意龍」昔日三連冠的紀錄，並永久保留「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杯」。

決賽伊始，發令笛響，五艘龍舟如箭離弦，破浪疾行。「合意龍」與「同慶龍」自起點便展開激烈角逐，兩舟並驅，一時難分高下。賽程至中段，「合意龍」逐漸嶄露優勢，龍首微幅超前，速度持續攀升。槳手動作高度協同，槳起槳落之間，猶如訓練有素的軍陣踏浪而前，節奏凜然。鼓聲震耳欲聾，岸邊觀眾吶喊如潮，整個柴灣海面氣氛熾熱，沸騰至極點。最終，「合意龍」以明顯優勢率先衝破終點，贏得本屆冠軍，再次彰顯其隊伍技術與團隊協作的卓越水平。

贏得冠軍以後，周根帶和划手一起划著「合意龍」向漁船上的媽祖神像划3次，以表示對媽祖神明庇佑的感謝。



圖五十六、周根帶 2023 年贏得東區龍舟競渡大賽「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冠軍合照

本節資料來源：屯門漁民周根帶的口述歷史訪問稿內容（節錄）（附件三）

本節圖片來源：項目團隊拍攝

#### 第四節：總結

本研究《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首先從以宏觀的視角追溯水上人龍舟活動的起源，並審視十九世紀外國文獻記錄中的端午節慶與龍舟競渡景象。香港大眾一般而言對於龍舟的起源和儀式都不陌生，耳熟能詳，尤其在端午節左右，媒體大多都會重溫龍舟的故事。但是大多都沒有透過十九世紀的外國文獻來得知外國人是如何理解和看待端午節和龍舟文化，甚至有些風土習俗是中文文獻鮮少提到的，例如在端午節當天，在中國某些地方的家庭會以紅墨書寫黃色紙的符咒，並張貼在家裡各處和大門口，而且似乎還必須是由未結婚的學生書寫才會奏效（詳見項目報告（上）第20頁）。這說明對龍舟文化的全面了解，除了中文文獻以外，還需要深入地研究英文文獻。

本項目的重點不僅是盡可能地記錄香港龍舟的文化，還希望透過漁民之父花維路所設立的漁民娛樂會和與花維路有關的兩項龍舟比賽（香港國際龍舟比賽和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以微觀史視角深入探討香港不同水域——包括柴灣、新界深灣、屯門青山灣及赤柱——的水上人群體如何透過龍舟競渡，構建其身份認同、社會網絡與文化記憶。報告透過主要搜集第一手資料如口述歷史和私人收藏的文獻和文物，揭示龍舟文化在當代社會變遷中的適應與轉型。

龍舟競渡對水上人而言，遠超於節慶娛樂或體育競技。龍舟競渡既是歷史記憶的物質載體，亦是社群凝聚力的象徵實踐。例如，屯門「青山合意龍」周根帶先生對「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多年的堅持，不僅展現其對傳統榮譽的珍視，更反映龍舟作為家族與社群紐帶的深層意義。周根帶將捕魚所得投入龍舟訓練，視其為一門永遠都能突破自己的生命智慧，正是這種將信仰與文化實踐融為一體的生命經驗，構成了水上人獨特的文化身份。

從新界深灣漁民組隊參與國際賽事，到柴灣漁民娛樂會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與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長達數十年的跨國友誼，龍舟競渡成為水上人走出本地灣頭、連接更廣闊世界的重要途徑。花維路在當中所扮演的橋樑角色，不僅體現在組織層面，更在於其將水上人的傳統運動推向國際舞台，從而提升其社會能見度與文化自信。

然而，傳統龍舟文化的傳承亦面臨不少挑戰。漁業式微導致年輕一代水上人逐漸脫離傳統生活模式，龍舟活動的參與者出現老化與斷層；都會發展與海洋空間的壓縮，使得龍舟訓練與儀式實踐的場域日益受限；而大型賽事對資源與組織能力的高要求，亦對民間團體構成持續壓力。赤柱漁民慨嘆「年輕一輩不支持我們」，正是這種傳承危機的真實寫照。

儘管如此，本研究亦觀察到龍舟文化在現今社會中的韌性與適應力。例如，屯門興建「龍舟酒店」解決傳統木舟保存難題，柴灣漁民娛樂會積極組織水上人後代，引入贊助與資源以維持賽事運作，以及女性隊員逐漸參與傳統由男性主導的龍舟競賽等，均顯示龍舟文化在變遷中仍不斷尋找新的生存與發展路徑。

龍舟競渡作為香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價值不僅在於保存一項傳統水上運動，更在於其所承載的歷史記憶、社群精神與文化多樣性。本研究透過梳理文獻與採集口述歷史，嘗試將水上人的聲音與經驗納入公共歷史敘事之中，並呼籲社會正視其文化價值與傳承危機。

香港龍舟競渡，不僅是水上人的傳統運動，更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從花維路與各個漁民娛樂會的創建，到周根帶與「合意龍」對龍舟賽事的堅守，從深灣漁民「小搖槳」划出國際冠軍，到柴灣和赤柱漁民與澳洲龍舟隊的跨海友誼——每一段故事，都是香港這座城市多元文化底層中不可或缺的

一脈。唯有當這些記憶被記錄、這些聲音被聆聽、這些傳統被賦予新的生命，龍舟才能真正從水上人的灣頭，划向更遠的未來。

附件一：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

問：	通常你們會說自己是哪裡人？
石帶福：	族譜寫著我們三百多年前，從東莞到香港到了香港西貢大埔仔，先是種田的種田不能維持生計然後回到水上謀生捕魚，後面幾個世代一直都是捕魚為生。
何馬生：	族譜上，我們在南沙那邊的，現在南沙有一個很大的祠堂，何氏宗祠裡我們查到我們祖祖高祖的名字的，後來為了謀生到處漂泊來到了香港。
陳蘇：	我們祖婆屬於水上人嫁給了沙頭角鹿頸的客家人，客家人歧視水上人即便生了幾個兒女也一樣無法入籍。那我們祖婆沒辦法，不能進入家族，就帶著幾個孩子下海打魚，下海捕魚有部分留在了吉澳，另外部分就跑到塔門打魚。爺爺那一代一早就跟著祖婆離開了去捕魚了，所以我們有祖婆，沒有祖公就是這個原因。後期到了我這一代一直都是捕魚。
方蘇帶：	<p>早期我們出海捕魚的時候大多數，就算是我們申請身分證、國籍、在魚田登記都是寫祖籍寶安，大多數都是寶安的，但是因為 96 年的時候榕樹澳那個太公祖墳重修，我們計劃做一本我們榕樹澳方氏宗親的一個族譜，就向七、八個老人家尋根問祖。我們祖先在哪的呢？</p> <p>有 700 年原來我們祖宗的根在河南，然後到了福建莆田然後到了廣東惠東、東莞以及寶陀等地，最後我們爺爺就在爛頭平山到了香港榕樹澳就這樣，因為我們之前大多數是寶安。</p>

	<p>後來我們重編族譜後知道從爛頭平山來到了榕樹澳的，因為我們之前做的族譜的文件很多都散佚了。唯一我們可以追溯到的就是老人家的字典，他們那些資料拿來重新編一本族譜。</p> <p>現在我們榕樹澳方氏宗親會的族譜在法庭上留有在大埔的民政處也有，這個是很有紀念價值的。</p> <p>因為很多的朋友見我們這麼艱難也能做出來族譜。現在就算有錢都做不到，因為那些資料全部都找不到全散佚了的。我的家族背景和歷史就是這樣的。</p>
方太：	<p>方太的祖宗就是在沙魚涌，我太祖和爺爺都是沙魚涌的，像剛剛說的如果要田要地就要在岸上。</p> <p>如果要下水就是要捕魚吃，開船到西貢、塔門、大埔等到處去的。</p> <p>跟著船到處去在船上住在船上吃在船上睡覺，總之什麼都在船上。</p>
問：	你們的船是怎樣的？是很大的還是很小的？
方太：	像剛剛那種差不多，可能比那張桌子寬，長是跟那桌一樣長，有四丈長嗎我們差不多也是四丈長。是差不多這麼大，我剛剛說的也差不多這麼大，很多人睡一起的。
問：	那你們的被鋪那些呢？
方太：	用那些舊衣服以及教會贊助的那些衣服那些大衣疊一起幾個人一起蓋著，那時候吃得也很節儉捨不得吃。

陳蘇：	她那種可能比較窮，我們是每個人都有一張被子的，我們有棉被蓋的，回到國家有棉被賣，外邊也有棉被賣，冷就蓋棉被，薄就蓋毯被，就這麼簡單。
方太：	我們那些香港賣不到錢才會拿去大陸配米配鹽，買菜買肉到船上吃。
問：	漁民與教會的關係？
方太：	因為信教的問題，像他是信的天后，我們信的是基督教。
方蘇帶：	<p>說回我們自己家，以前我爺爺是有病的，後來有些傳道說要步入信耶穌祈禱吧，進了教會就會好的了這樣說。</p> <p>還有最重要的是剛剛我太太說到的，有一些舊衣服和米、罐頭等很多贈品捐給我們的。</p> <p>塔門信基督教的人比較少的，尤其是水上人。</p> <p>我們在塔門的街坊可以容納我們這個教會的存在，跟媽娘那邊沒有什麼衝突。所以我們教會以前的傳道人是挺好的，將我們基督教以及拜媽娘那些街坊的場地是分開的。</p> <p>他辦得不錯的，為何我們會相信基督教？就是因為我爺爺有病。以前很多信基督教都是家裡有病人。</p> <p>以前那些人祈禱，有些說法是可以減輕病情甚至是治癒的，後期我們全家都進了教會的。</p> <p>就算我們現在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堂妹，一個是當了牧師一個是傳道的。我們三房人差不多有上百人全部都進了教會。</p>

問：	當時怎樣與傳道者溝通？
方蘇帶：	<p>我們的牧師是中國人，他老婆是外國人。是這樣的。溝通各方面都沒問題的，以前我們塔門教會現在算是危樓了。</p> <p>一間教會只有三、四百尺，就坐著上百人的了，就算刮風下雨都不會走的。禮拜散會後才會走的，那時候的信心很強盛的。</p> <p>我是在塔門讀書的十六歲就受了洗禮的了，看回那些洗禮證，我們那時才十六歲而已。</p>
問：	天后在水上人心中地位？
陳蘇：	<p>我們爺爺好幾輩都是拜天后的，為何塔門有天后呢？祖輩的時候沒有天后，突然間刮起颱風。</p> <p>那時候沒有收音機颱風來了也不知道，也沒有任何消息讓你知道颱風來了。颱風來的時候，塔門那時候風很猛的。那時候的老人家那些村長，塔門村長就在那祈禱希望媽娘保佑風平浪靜，以前是喊媽娘的現在文明的叫法是媽祖。</p> <p>天后宮的媽娘保佑一直拜拜，突然風平浪靜。</p> <p>當時說了將來如果度過了就建一個媽娘，從此風平浪靜後大家湊錢建了媽娘。客家人也有參與一起建造，塔門有水上村長也有客家的村長。</p> <p>我們塔門有九個村長，跟我們回內地的漁民代表一樣的。就是這個原因。</p>

何馬生：

我們建造的天后廟已經有三百年歷史了。我們天后廟的外形、雕刻，天后廟裡面有個銅鐘就是光緒 6 年距今二百七十多年（應為一百四十六年）。

那段時間已經有天后的了，但是之前的天后活動可能沒那麼大型。我們的廟的結構以及雕刻和其他。

我們曾經找過廣州華南那些教授看過，應該是明末清初的時候的已經超過三百年了。我們村為何如此建成，因為最高峰的時候住了幾千人。

陸上有很多水上也有很多，因為它的地理環境是一個中轉站來的，在那邊停留加油加水等等。所以當時商店也很繁榮的，所以我們整個島都信天后的。

很早期的時候，我們十年一次打醮。

因為當時已經有好幾屆沒有打醮了，可能正是日本入侵的那段時間暫停了。

和平以後，因為剛打完仗沒有錢謀生都是問題。傳聞有一個阿伯在其他地方打醮，我們聘請了他幫忙過來打醮。

打醮前需要搭棚又要找喃嘸師傅誦經等等事宜，但是我們不知道的。

在打醮前三、五天左右很多船隻拖一些竹棚過來，有一些村民就問他們，他們說有一個阿伯已經付了錢的了。

傳聞那個阿伯就是天后化身的，許諾了十年一次打醮。為何你們停掉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十年打一次醮的。

	<p>我們逢六，到 26 年有一次。上次打醮是 2016 年，打醮是人的精神寄託。起碼遇到再困難的事情可以寄託天后保佑，所以基督教的人曾經來過。</p> <p>但是沒找到幾個信徒，當時凡是過節啊初一十五很多人拜神，全是信天后的，很少是信基督的。</p> <p>基督曾經給我們很多誘惑，派餅乾啊派奶粉等，可以說是誘惑我們（入會）的，但是沒太大所謂。主要是上一輩思想傳下來，一代一代傳下去。</p> <p>我們算是老一輩了，年輕人根據上一輩的思想習俗，他們也會尊重的，都是一種宗教信仰。但是我們對這種信仰的儀式等事宜都是很傳統的，保留到今天也是一樣的，例如打醮天后出賽等。</p> <p>做得很好的一些法師誦經等其他事宜，我們做到十足代代相傳到現在也是一樣的，今後就難說。</p> <p>年輕一輩還未能接受這個，現在我們很多的村民。</p> <p>在六〇年代生活困難的時候去了國外，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可能信了基督了。所以天后文化等等的習俗到我們這一代都堅持的，起碼沒有忘記掉。</p> <p>我們跟教會不同的，教會有組織有資金。我們靠自己靠群眾村民捐款的，不像那麼國際性的。</p> <p>我們只有一個灣一個灣這樣，依賴村民捐助，這個就是可不可以傳承下去的一個關鍵。</p>
陳蘇：	<p>我們塔門打醮是逢九打醮。但是塔門一個媽祖，我們迎接吉澳那個媽祖一起。又迎接鹽田那個媽祖過去，三個媽祖老人家流傳下來是三姊妹。</p>

	<p>打醮很隆重的。</p> <p>例如最近 19 年花了 1000 多萬，有很多經費很多人捐錢的。曾經的歷史我們接上三個媽祖一起，四天五夜很多儀式的，有粵劇有木偶戲。</p>
何馬生：	我們很隆重，塔門執事的人啊那些村長啊。親自來我們吉澳的天后廟裡。
陳蘇：	我們每次都親自去接。
何馬生：	有擲杯的，Ok 後就啟程了。去到塔門，塔門也是很隆重地迎接我們的，上到去天后廟，三個坐一排的，十年才見一次面。
何馬生：	<p>想像一下，現實中三姊妹十年見一次面，多麼高興的。大家心中都很安慰，村民鄉紳做得這麼辛苦。</p> <p>如果是自己的親姊妹十年見一次面該有多高興呢，所以大家做這個事情很賣力，而且很正面去做。</p>
陳蘇：	去接媽祖，有一個很奇特的事情。敲鑼打鼓一路上都有魚跳水，平常沒有魚跳水的。接回來也一樣有魚跳水，很奇特的事情。
何馬生：	<p>我都覺得很多事情不知是巧合還是其他很難說的，這個就是很難得的現象。</p> <p>所以到了塔門幾姊妹坐一排以後呢。大家很虔誠地上香。</p> <p>這也可以加深了吉澳和塔門之間的感情和友誼。</p> <p>這種節日才能夠做到，我覺得媽祖天后娘娘的文化真的需要傳承下去。</p>

問：	拜天后和打醮的儀式是怎麼進行？
何馬生：	<p>拜天后的話如果是一般的村民拜的話，就喜歡上廟拜神。</p> <p>如果有一些許諾過或家裡有一些特別事情，許諾了我們平安度過等等。我們稱為還神。</p> <p>所有兄弟姊妹去酬神，燒天香拜土地等。如果是大規模整條村的，像是每條村都會有的。整條村都會去的，當然有燒豬其他祭品等。</p> <p>找一位村民去誦經，向天后說明我們的原因。求神和還神，保佑我們整條村風調雨順。我們跟塔門有一點點區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上表那些事宜。</p>
陳蘇：	有的。
何馬生：	你是多少表的？一表還是三表的？
陳蘇：	<p>沒有說是一表二表，是每個家族提了名上去有多少種數。</p> <p>我們塔門有五千多人，多了多少人都是需要捐錢以及上表上去的。</p>
何馬生：	<p>上表的意思就是，我們打醮前一年。</p> <p>例如農曆九月後，找一些喃嘸師傅法師去誦經，稟告上天庭。</p>
陳蘇：	這我們打醮那天一起上表，你們提前一年各有各的方式。
何馬生：	<p>這個提前一年，我們明年打醮了，保佑風調雨順。</p> <p>保佑打醮成功舉辦等，然後選舉打醮的攬榜公那些。</p>

	<p>前一點的最好有攬榜，正榜和副榜這兩個代表整條村。將所有的人丁幾千人的丁全部寫進去，然後抬出去捧上去天后廟那裡。</p> <p>到天后廟那裡拜天后，我們村有這些人保佑他們長命百歲。</p> <p>然後將幾千人丁的名字全貼出來在天后廟的附近，這是我們打醮前一年需要做的事情。</p> <p>我們打醮跟其他灣頭不一樣的，我們有一個叫安龍。</p> <p>為何要加上一個安龍呢？因為有一條龍脈，我們打醮開醮那天的凌晨 5 點前，誦經取龍水我們在古井裡取的龍水，然後到那邊拜誦經。</p> <p>第二天又到龍井龍脈的地方取回十年前那個水出來，新的水放進去，我們就有這個安龍的儀式。</p>
陳蘇：	什麼叫攬榜？攬榜的條件，你一家人齊齊整整沒有損失過子女才可以參加。
問：	如何籌募打醮經費？
陳蘇：	過完年的時候捐得比較多，人丁那些固定了 200 元一個或 100 元一個也有幾十元一個的。
何馬生：	按每個人丁收費，他們收 300 元是嗎？
陳蘇：	至少 200。
何馬生：	每一丁人，男丁。
陳蘇：	我們男女都是。

何馬生：	嫁出去的女兒就不用了。
石帶福：	以前是那樣，現在不講究。 怎樣都行，不一定，沒所謂的。
何馬生：	嫁出了不一定，未嫁的需要。 男的嫁不嫁都需要。 我們吉澳特別一點，有兩個同鄉會的分支。 一個吉澳同鄉會，一個吉澳漁民同鄉會。 這兩個會經常有聯繫，前一兩年同鄉會商量怎樣籌資。 以前環境好的時候大家爭多的，現在爭少了。 現在我們最高是十萬，有幾個十萬。我們 06 年打醮單是捐錢捐了 500 多萬。
問：	年輕時捕魚的經歷？
方蘇帶	我原本是在塔門讀書的，讀到小學五年級就搬回去大埔的漁民村接著讀。 因為我的弟弟妹妹還小，我跟我父親說，他就說讀什麼。 小學沒讀完就開頭捕魚了，那時候才十幾歲而已。冬天捕一些黃花魚，以前我們去到汕尾對面那裡，那些網是很高的，把網子放下去不到半小時。

	<p>因為網頭有旗鏢，突然間整張網像是被人扯走了一樣，我四周看看沒有那艘拖船，原來是那些黃毛衝過我們拿上來一看有十幾條那種黃毛，也不是很大。</p> <p>那些黃毛到青山賣掉要 500 元，那時是六十年代的 500 元。</p>
問：	那麼深灣漁民社群和團體是如何發展？
方蘇帶：	<p>後期就扒龍舟了。當時我跟石帶福等隊員說，深灣現在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你可以透過扒龍舟的途徑提高它的知名度，才會有人認識你。幾年以後有了一點成績，當時我們深灣有個張姓的漁民，他大哥原來是香港仔和赤柱週邊做中醫骨科的醫生。</p> <p>他認識一個名叫花維路的人，他告訴我說那個外國人很願意幫助漁民的，我以後介紹給你認識吧。因為我們深灣之前有四十多五十戶人的，一共有四、五百人的。</p> <p>他來看了以後就問我說阿方你的孩子有沒有在讀書的？還有颱風的時候怎麼處理的？我回答說沒什麼的挺危險的望天打卦而已。</p> <p>我把這些資訊跟他講了以後，他就幫我申請了深灣漁民娛樂會，然後又向賽馬會申請了 35 萬的基金。</p> <p>又向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以鄉事委員的名義申請了一塊土地，新建了一間青營中心相當於是一間避難所。</p> <p>所以花維路對我來說對深灣來說是一個大恩人來的。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話，深灣也不會有一間村公所以及這間青營中心的存在。</p> <p>當時我也跟他開玩笑地說你別這麼快就走啊，因為深灣才剛開始被認識，想不到他過了一段時間就走了沒辦法。</p> <p>因為我們深灣每一年當中有幾個月的時間都在扒龍舟的。</p>

	<p>剛開始我們參加筲箕灣和赤柱、塔門、大埔也有，本港的灣頭賽都參加過以後，還去參加了尖沙咀那個國際龍舟賽。</p> <p>我們漁民隊每次出賽基本上都是冠軍的。</p> <p>我們有一年 88 年的時候代表香港去馬來西亞參加國際賽得到了冠軍，從前到現在（其他的）香港代表隊都從未在國際賽上獲得冠軍。就這個成績我覺得花維路對我個人來說對深灣來說是個恩師來的。</p> <p>以前跟花太太的大女兒很少聊天，因為他（花維路）在柴灣那邊很多人愛護他、擁戴他的。</p> <p>花維路過世後我很少跟他後代中年輕一輩的聯絡，因為柴灣那邊還有一兩個老一輩的還跟我有聯絡。</p> <p>主席黃根仔有跟我聯絡，還有老一代的黎志華他去了英國帶孫子。很感激我們永遠的會長花維路。</p>
問：	很快就到端午節了，如果在塔門（或者深灣和吉澳）扒龍舟，需要一些什麼樣的儀式，例如有一些地方首先要準備好龍船？
石帶福：	<p>這個需要點睛，找一些官員或政府人員去點睛。</p> <p>通常都是找這麼些人的，或者是不會是扒龍舟當天點睛的。</p> <p>通常是點睛後幾天再比賽的。</p>
問：	我知道有些地方會遊夜龍的，想問塔門（或者深灣和吉澳）是否有這個？
陳蘇：	有的，就是五月初四當晚。圍繞塔門一周遊夜龍，第二天就正式龍舟比賽了。

石帶福：	<p>這個儀式的意思就是慰勞周圍的遊魂野鬼。我們做過很多這個的，晚上撒一些紙錢、瓜瓜、菜菜、米那些丟進水里，去紀念屈原。</p> <p>總之一大盆東西全撒進水里，大概需要一個小時。</p>
問：	當你們遊夜龍的時候，通常你們會說一些話？
陳蘇：	很少，很少。
石帶福：	遊夜龍是不會說話是很肅靜的，大家都不想說話。因為需要尊重那些神神佛佛，他們過來取東西。周圍的人不會說話的，那個儀式就是這樣的。
問：	你們扒龍舟當天有沒有什麼儀式的？
石帶福：	沒什麼儀式的，我們塔門通常全部人下船以後，到廟裡拜拜神，深灣的話就到周邊岸邊找一些青草放到龍口。
陳蘇：	<p>也是差不多，因為塔門每年都準備了十二條龍舟的。初五比賽從十一點開始要到三點多才結束，不單單是塔門、深灣也有派隊伍過來、大埔也派隊伍過來。</p> <p>本身我們塔門也有組織到城市打工的人組成龍舟隊，至少需要好幾個小時才能比賽完，扒完後邀請我們西貢北的鄉事會主席或者香港的海關或大埔水警的最高領導人，都來參與頒獎的頒給冠軍、亞軍、季軍，有幾個項目需要好幾個小時。</p>
問：	你們是怎樣挑選扒龍舟的參賽者呢？
陳蘇：	每個團隊都有自己那些力氣大的人，都有熟悉扒龍舟的人。

石帶福：	<p>譬如有 15 人的龍舟隊，都是選身體好的去，沒理由選弱的去。</p> <p>下去以後就比賽，入圍以後會留下最有實力的一兩個人，到一二三線繼續扒。</p> <p>到了決賽就選最有實力的去扒那組人。</p>
問：	我想問扒龍舟有沒有什麼秘訣的？
石帶福：	<p>那個操練氣是最重要的，譬如到五月初五有比賽的話，起碼要在四月初開始練習一個月。練到扒手的時候沒什麼感覺不會喘氣的那種。</p> <p>假如五月初五開始扒龍舟，我五月初一開始操練的話幾天操練肯定。</p> <p>跟跑步的道理一樣，操練是最重要的。</p>
方蘇帶：	一個月至少要一個月，操龍的時間比較長，以及整條龍的那個舵手和鼓手各方面，要看扒手們齊不齊整，整條龍一定要齊。
何馬生：	差不多衝刺的時候，鼓手帶動全部隊員，那一下要出力很有威力的，即是帶頭喊口號。
石帶福：	<p>我已經打了十幾年的鼓了，扒龍舟都是我打鼓我帶頭的，對手隊伍也是這樣的。</p> <p>在旁邊超越上來，會不會帶頭懂不懂衝刺，那個分析能力很重要的。</p>
問：	請問扒龍舟是否有不同的槳法？

<p>方蘇帶：</p>	<p>最初大埔扒龍舟的方法，大多都是風車槳的，很多水花看著很好看。</p> <p>但是涉水不深的話那條龍是比較猛一點，但是自從我們深灣開始扒龍舟就用旋槳，一起這樣拉下來，看就看這個旋槳齊不齊，力道比風車槳好很多，所以在東北區來說全部都是我們。</p> <p>就算以前大埔哪一年的冠軍也好，我們一參賽他都是排名第二的。</p> <p>所以後期差不多有七、八船都學我們那個槳法。</p>
<p>陳蘇：</p>	<p>現在最快是哪個地方呢？佛山、順德這兩個地方最有名的。</p> <p>去哪裡比賽都比別人快，很齊的。</p>
<p>石帶福：</p>	<p>佛山和順德雖然拿冠軍很厲害，但我最欣賞的是泰國。那個划船時間真的一流，真的有實力。</p>
<p>陳蘇：</p>	<p>泰國內河多練習很方便。</p>
<p>石帶福：</p>	<p>在香港比賽的時候，真的要向他們學習，真的入水又很深。</p>
<p>陳蘇：</p>	<p>又入水深又夠力度，力道不夠水深也沒用的。</p>

## 附件二：赤柱漁民娛樂會漁民的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節錄）

問：	請四位簡單介紹自己？
羅明：	我叫羅明，今年 82 歲，在赤柱長大的。
鄭有：	我叫鄭有，今年 74 歲，我在赤柱魚艇上出生，然後才到執媽那邊辦出生證。
黎水勝：	我叫黎水勝，今年 63 歲，我也是赤柱土生土長的漁民，也是在船上出生的。
黎耀林：	我叫黎耀林，今年 67 歲，也是赤柱土生土長的漁民。
問：	赤柱的漁民通常會去哪裡捕魚呢？
羅明：	多數在赤柱正灘和橫瀾島，蒲台島和附近的地方，就在赤柱大潭。我就不會去到很遠，不會去到擔桿島，也很少去這麼遠。因為當時的船比較搖，只要風比較大都要走回岸。
鄭有：	我們早期也有，有個魚牌，要出去把魚交給別人。 交的一個產量，每年多少十擔交出去，交換一些米啊肉啊工具等，很少部分的船會出去。多數是去蒲台、橫欄運作。
黎水勝：	西貢我們也少去
問：	請問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在赤柱看過龍舟賽？
黎耀林：	小時候沒有。
羅明：	以前赤柱的龍舟不是我們的，是街坊的。
黎水勝：	一條坑而已，一條明渠，養豬的那種。
羅明：	所謂「豬溝渠」，在木屋居住的人也是，從明渠中將廢物沖走。
鄭有：	小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有那些龍舟比賽，到我們知道已經是十幾歲

	了。
問：	大概 60 年代左右或是你們的記憶所及，赤柱這條漁村大概有多少人或多少艘船？
黎水勝：	那段時間船有幾十條。
鄭有：	小的比大的多，西南風就停在正灘那邊
黎水勝：	有分赤柱灣和大潭灣，正灘那邊是大潭。
鄭有：	有一些船有十幾人的，一千人左右，當時生好幾個孩子需要幫忙工作。
問：	這個赤柱漁民娛樂會成立以前，赤柱有沒有漁民組織的呢？
鄭有：	<p>有漁民合作社，而漁民合作社和魚類統營處是息息相關的，他們可能會召集漁民商量事宜，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爭取。</p> <p>這個我能記得在這邊開大會，商量有什麼事可以爭取，或過年有什麼困難需要貸款，過完年以後如何歸還。</p> <p>過年之後，他會去分配怎樣歸還。</p>
羅明：	那段時間漁民合作社幫漁民申請貸款基金，每年的年末可以有 2000 多元，借錢給你怎麼經營，相對應地扣回你的佣金。
鄭有：	第一個黃錦培，然後是黃石。還有石一就是處理這個漁民合作社。跟漁民溝通聊天的，他們對漁民很了解，我們說的話他都能聽懂。
鄭有：	有幾年在這所學校讀過書，是很厲害的了，這個漁民子弟學校就是我們的母校。
黎水勝：	我們小學同學偶爾都有聚會的，剛前一星期才一起吃過飯，大家都 60 多歲了。

問：	你們赤柱的漁民是怎麼認識花維路的呢？
鄭有：	<p>這個受到了柴灣漁民代表的影響。柴灣是第一個成立漁民會的。花維路幫柴灣的漁民做了很多政府幫忙的事情。以及早幾年我們這群老人家看到有這個情形的出現。</p> <p>我們去柴灣喝喜酒都有跟花維路打交道的。很友善的喝酒也好其他的也好。他最喜歡幫助漁民，之後幾年花維路問我們這邊能不能找到地址成立第二個漁民娛樂會，作為柴灣會的兄弟會。其他之後又有很多的。</p> <p>但是花維路最重要就是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這樣去形成這個漁民娛樂會。</p> <p>花維路本身在橫島的燈塔做的，做的什麼角色我忘了，總之他也是挺有分量的人物，能幫助漁民，漁民當然很開心。拉著他商量漁民會的事情，漁民希望不被欺負，這個是真的漁民是被看不起的。</p> <p>這個水陸歧視其實我們是記在心裡的。之前街坊都勢不兩立，現在沒有了，現在打成一片了。有一場球賽是很經典的，你爺爺（花維路）在球場，當時劍拔弩張的了。但如果不是那一次的話。我們會一直被欺負。之後大家和好如初了，不惹那麼多事了。</p>
黎水勝：	我們也是為了團結一群人，以前還有很多人的。後來遷拆了，蓋了樓房，然後全搬走了，所以現在剩下很少人了。赤柱住的只剩幾個而已，其他全都跑外邊了。
鄭有：	以前搞很多活動的。
羅明：	有筲箕灣，有些在香港仔。
鄭有：	這個會舉辦很多旅行足球龍舟賽等活動，很多人藉此會大家回來聚聚互相見面聊聊天。這個會對我們漁民的作用很大。

黎水勝：	這個會剛成立的時候，每逢年初三舉辦旅行。我不是很清楚，去新娘潭那邊一天遊。
黎耀林：	食物都是我們親自醃製的，以前是那樣的。  我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的，所以很清楚，辛苦不要緊最重要大家開心。
黎水勝：	出去了那些後一輩，譬如他的兒子們我的孩子們，都是不懂這些的，沒有這個傳承。。
鄭有：	他們有沒有不重要，但是他們還不支持我們。我都覺得可惜，他們要是支持我們就好了  之前我的兒子都有參加龍舟比賽，後來心淡了，不想玩太多了。  現在的你帶回來的那些朋友在維繫著赤柱。
問：	花維路幫了這個漁民娛樂會的什麼忙呢？
黎水勝：	幫我們申請這個會的會址，跟政府溝通的事宜給政府介紹。
鄭有：	有一些贊助那些事宜，都是他出面幫忙的。有些事情我們不是很精通的，花維路就可以做得到。
黎水勝：	作為我們跟政府溝通的橋樑。
羅明：	花維路了解漁民的基本事情，跟政府溝通申請這個會址。  他知道那些事項知道怎麼樣去申請，你也知道我們不認識這個，我們沒怎麼讀過書的，他就知道怎麼樣去申請、怎麼樣填寫資料，所以他知道怎麼跟政府官員溝通。
問：	樓下有一面牌匾，是許開文負責贊助去建這個會的，請問是誰找到許開文呢？

羅明：	他（鄭有）弟弟。
黎耀林：	他弟弟是給他打工的，他也是我們的會員。 他跟他老闆（許開文）說，他老闆就同意贊助我們了。
鄭有：	他很喜歡水上人這些的。
問：	還有這張照片的1990年的，這是你們到柴灣比賽的時候的照片，可以介紹一下嗎？
羅明：	那年就是一場大的比賽，漁民之父紀念盃。
黎水勝：	這個1990年也都很新鮮的，我們從赤柱出發去柴灣。 經過西環到港澳碼頭，那艘船沉了，然後喊人求救，沒有人來救。 沒有人來就，然後漂到了信德碼頭那邊，然後信德那邊的人幫我們升高那艘船，舀出來水然後才能去柴灣比賽，好辛酸的。
鄭有：	但是還有就是扣留了那條大船，因為那是禁區，是扣留了。 後期才放。黎錦和進去，他當過輔警的，留下一個人在那，趕著到柴灣參加比賽。剛剛剛好當年拿了冠軍，激起了我們的奮鬥力。
羅明：	我們被扣留了，在中心裡還沖了熱咖啡給我們喝，還買了麵包給我們充飢。那些冷氣吹著很冷的。 我也在漁船幫忙舀水的。
鄭有：	當時下雨的，不是很大雨毛毛雨，這照片很經典的。
鄭有：	為何會沉呢？跟現在不同，現在龍船全部是吊著拉過去的。 以前是用一條繩拖過去的，很容易把船拖沉了。沒辦法當時不會做吊船，沒有工具。

鄭有：	油麻地以前也是這樣拖的，拖沉了幾艘船，有一些更危險。
黎水勝：	以前的龍舟的材質普遍比較厚，不會有損傷。  以前港內碼頭沒那麼多船，沒有現在繁忙的。現在很忙的。現在不可能像那樣拖過去的，都要用大船吊過去的。
鄭有：	沉了很多，我們出去這邊都有沉沒好幾次，自己拉回岸邊舀水後再拉過去。
羅明：	香港仔都沉沒的。
問：	你們龍舟比賽時，赤柱有沒有特別的儀式？
羅明：	到柴灣的前一天，要找到一個喃嘸佬過來安神，加上龍頭紅和花影安神，又要拜海。  第二天再去比賽，比賽前要到天后廟拜神，請馬娘保佑人口平安，下水後轉幾次給馬娘鞠躬，再找船拖過去比賽。
黎水勝：	通常我們問她想不想下去看龍舟，如果想的話就給個聖杯。  通常我們拿個花影，一支支花那種，找個盆，燒一些香和蠟燭。  她去的話就給我聖杯捧個花影。她不去的話就不用。
鄭有：	大型的儀式都這樣，每次參賽都這樣，有一隻燒豬。
黎水勝：	一座北帝廟，在那個灣那裡，有個這樣的儀式，然後是水仙廟，然後是北帝廟。
問：	每個廟你們都需要扒龍舟對著鞠躬，化一份寶給他？
黎水勝：	這個是尊敬，我們最簡單出賽的儀式。我們大龍小龍都是這樣做，端午節要化衣、不是遊夜龍。

	是繞一圈來化衣，提早一兩天。這些儀式是從我外公的年代開始，我們也跟著這樣子做。
鄭有：	我記得大澳有遊夜龍，柴灣不知道有沒有我不知道，西貢那些也有，我們沒有的。遊夜龍是很嚴肅的。
問：	譬如採青那些呢，譬如龍頭點睛那些有沒有呢？
黎水勝：	點睛我們找喃嘸師傅幫忙，我們開光。採青我們很簡單，去摘一些青草。
黎耀林：	我們扒龍舟過去採，哪裡有那種草我們就把龍舟扒過去，現在簡約了，人手不足。
鄭有：	新船下水也有點睛的，邀請一些官員、贊助者過來點睛的，花維路也有點過睛。
黎耀林：	據我所知我們的老前輩，過去幫忙打了一條龍。
鄭有：	從那個年代開始我們才開始扒，我們就是扒漁農贏了。 當時我們起來了，赤柱的漁民這麼厲害，就是這樣起來的。 當時我們名聲在外，很短的時間而已，哇赤柱漁民這麼厲害的嗎？ 這麼厲害的對手也能贏，冰山一角而已。
問：	赤柱漁民娛樂會是什麼時候舉辦這個慶祝佛誕的龍舟比賽的呢？
羅明：	是 2001 年。
黎水勝：	當時不是慶佛誕的，早期類似一個灣頭友誼邀請賽。 後期才改了，不接受報名給報名費，全部都是邀請賽。

<p>羅明：</p>	<p>我們打電話去邀請。海事處一個月都沒有批給我們，開賽兩週前打電話，以前他都做立法會議員。</p> <p>我說蔡小姐，海事處還沒批准龍舟，我早上打電話過去，下午蔡小姐回覆我，羅明你可以準備辦了，海事處已經批了，叫你去拿牌照。</p> <p>剛好那段時間，我之前已經把事情都做好了。全都是我親力親為做出來的，還有那個儀式都是我一個人編出來的。</p>
<p>問：</p>	<p>怎麼找回來這些贊助商的呢？辦龍舟賽需要用錢、需要用人、還需要別人捧場，因為我們是邀請式的，我們不是繳了報名費就可以參賽，怎樣才可以辦到呢？</p>
<p>羅明：</p>	<p>我們要找機會申請經費，我們做個預算，然後找到朋友、大家贊助。剛開始辦的時候沒有很多參賽隊伍，只有十來個隊伍而已，二十隊左右。</p> <p>現在越辦越多，最多那一年是有 36 個隊伍，有六組的賽事，有男子女子組。</p>
<p>黎耀林：</p>	<p>以前有一個會友現在已經過世了的，他認識很多人的。</p> <p>他的朋友給面子，當作是支持他，他說要舉辦很多人支持，很多人願意出錢。</p>
<p>鄭有：</p>	<p>現在說的是這個，去世了的。他是打鼓的，他找了很多朋友贊助的。</p> <p>這個打鼓這個，我們的威哥。有這麼多人贊助，他的功勞很大的。</p> <p>夏邵聲你認識嗎？他的花名是夏邵聲。</p>
<p>問：</p>	<p>我想請問，因為現在很多鼓都會放在龍頭前面，但是我看到很多龍舟的照片，都是放在中間的。</p>

黎水勝：	以前八九十年代就是這樣的，大龍是這樣的。中龍就不會的。
鄭有：	中間的大鼓，打鼓前面還有一個叫龍正。他爺爺（花維路）有一首歌叫《龍船歌》，有龍正的，我們水佬話的唱歌，是他爺爺創作的。這個我們也可以紀念。
黎耀林：	以前大陸那些基本上都是在中間打鼓的。
鄭有：	當時有龍正做指揮。
鄭有：	至於現在在前面打鼓，一個鼓手控制整艘船。  一個搞定不需要其他人，龍頭掌管整條龍船，就少了中間那個人節約了很多。  聽一個人的就搞定，不用聽太多的。現在全部都是龍頭打鼓的，其他人可能還有其他的說法，應該都是這樣的。
黎水勝：	以前年代的人著重儀式感，現在著重比賽，模式不同了。
黎耀林：	有鑼有鼓，有打銅鑼的以前。
黎水勝：	以前扒龍舟的人不練習的，初一就下水扒。
問：	你們的龍舟是怎樣設計的？
黎水勝：	比賽有限制的龍舟坐多少人，我們要看坐多少人。  我們都很相信師傅，我們不會給意見的，如果了解的人可以給尺寸，我們不懂行。
鄭有：	有一些有自己的尺寸，我們不會給到尺寸的，他是師傅我們就得相信他的，我只能跟他說一定要好用的。

問：	赤柱漁民娛樂會是怎麼成立的？
黎錦雄：	<p>起初我們跟柴灣那個會很熟悉的，我大哥跟柴灣的漁民很熟悉。其中一位我哥哥的朋友是柴灣的漁民，他把朋友介紹過來我們赤柱。</p> <p>介紹給我們認識，以及介紹一群朋友互相認識。</p> <p>（花維路）說不如你們在赤柱成立一個漁民會吧，我們覺得不錯。他就幫忙我們組織。初期只有九個人，有我還有另外一些很多都過世了的。現在只剩兩三個。其中一個在家裡現在走不動了，另外一個住在沙田住的很遠。</p> <p>（花維路）後來提議我們找個會址，花先生當時在政府燈塔做事的，後來他退休後幫我們組織和申請現在這個地址，就蓋了這個會所。</p> <p>申請了這個地址後，我們當時沒有錢的，因為漁民的錢不寬裕，幸好我們其中一個會員認識一個地產商（許開文），（許開文）說不如我贊助你們支持你們去蓋，就是現在樓下有個牌匾的紀念館，就幫我們蓋了這個會所。就是一九七幾年八十年代初。</p>
問：	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 Fremantle 澳洲的龍舟隊的？
黎錦雄：	<p>我大概是 1982 年認識花維路，說澳洲有一個龍舟隊。</p> <p>當時不是龍舟隊，是那邊的救生員認識了深灣的香港人，請他管理，然後很間接地牽引出來的，朋友之間互相介紹的。</p> <p>後來花維路乘著飛過去的機會，去過西澳那邊看過幾次，認識了很多朋友，回來以後提議我們過去賽龍舟，幫我們組織。</p> <p>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去的時候花維路先生過世了。</p>

	<p>後邊我們跟柴灣第一次去的時候是 86 年，每個隊伍十二人過去，純粹是交流一下賽龍舟，大家聯絡一下增進一下感情。起初是這樣一邊玩一邊龍舟比賽。</p>
問：	<p>赤柱的漁民娛樂會跟 Fremantle 是姊妹會來的，我也知道赤柱漁民娛樂會曾經送了一個鼓給 Fremantle 的？</p>
黎錦雄：	<p>早期他邀請我們的時候，帶一個中國式的鼓給我們，作為一個紀念品。</p> <p>當時我們跟柴灣一起的，我們不是單獨的。</p> <p>他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中國的鼓是怎麼做的，可惜澳洲海關那邊不能進口這個（木材），要全拆散，後邊也沒啥用了。後來都沒有送出去。</p>
問：	<p>當時有沒有教教他們，譬如中國人扒龍舟的儀式是怎樣的？</p>
黎錦雄：	<p>我們沒有教我們扒龍舟的儀式，他們也沒有問我們這個事情。</p> <p>他們當時扒龍舟就已經很厲害了，他們那邊也有很多華人參加扒龍舟的，那些華人教他們很多了。</p>
問：	<p>那你們現在跟 Fremantle 的交流是怎麼樣的呢？</p>
黎錦雄：	<p>現在少了一點，他有過來的話都有交流。我們很少過去了，最後一次過去是 1992 年。</p>
黎水勝：	<p>隨著我們的年紀大了，大家都有自己家庭了。</p>
黎錦雄：	<p>當時那個珀斯的政府不是很大力推廣，他們又沒什麼興趣辦賽事，不是很全力去支持他們，他們有點心灰意冷。</p> <p>反而喜歡去參加別的省份舉辦的賽事，不想自己搞特別的賽事邀請其他國際隊過去。</p>

問：	我想請問，譬如你們做一條龍舟大概要多少錢呢？
黎水勝：	最近我們做的這條 96 呎的，差不多要 30 萬港幣。
問：	經費從何而來？
黎錦雄：	朋友贊助。
黎水勝：	會員自己也籌一份。
羅明：	贊助的表格我也有。
黎水勝：	有工程公司的贊助大一點，我們自己也有贊助。

### 附件三：屯門漁民周根帶的口述歷史訪問稿內容（節錄）

問	我們也想知道你當時在什麼情況下去參加，當時有什麼情況參加香港的國際龍舟比賽？
周根帶	<p>我們代表屯門區參加，我們知道有國際賽，我們代表去參加。其實我是在玩龍舟的心態，更高的層次就是去玩的。因為我要學習更多跟龍舟有關的知識，在龍舟當中是學之不盡的。每一個隊伍的玩法都是不一樣的，你看到他們划龍舟的經過，你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容易了解得到。</p> <p>因為在划龍舟的生涯，每一年都有給你進步的空間。越多隊伍，越高難度，越多文化的，有加拿大，像美國，現在就玩到很高的難度的。在那個過程中，日本就玩的更好了。每一個國家的玩法都不一樣的。</p> <p>在那段時間我都是輸的，輸給長崎一點點，但是我能在當中吸收到很多經驗。</p> <p>我為什麼會輸給他呢？或是那段時間組織得不太好，沒有準備的組織。在第一年，尖沙咀舉辦的那段時間，我們的組織不夠，人才我們是有的。只是當時不適應。你有二十個人，你一定要適應的，例如像踢足球一樣，一定有做的位置，走的位置，還有各個位置是不一樣的。</p> <p>這個事情也是有一定難度的，輸贏也不是相差很遠的。但是每一個人有心理問題或是有一些障礙的，他發揮不出來，就是輸在一個人而已。</p> <p>總之在那個時間，每一支隊伍都有不同的方式，玩法不一樣。在龍舟之中，我現在是玩了五十多年的龍舟了，但是我還沒學盡所有知識，因為每一年都會提升很高的水平的。</p>
問	每一次都不同？

周根帶

對的，每次都不同，我昨天也去了練習。

雖然是去年贏了，但今年我們都要找到比去年更好的方法。為什麼每一年老老幼幼都這麼高興呢？就因為我們是有提升的能力的，我們覺得很有挑戰性。

即使說有外隊過來參加，我們又要學到你們那個知識，你們是怎樣玩法，我們怎樣個玩法。

大家有交流，有時候不一定贏了才算厲害的。你贏了也要看你用的什麼方式來贏了我的才可以。

例如，我今年去比賽，在比賽那段時間我是用這個方式的，看你用什麼方式大家配合去玩。今年你能贏到我算你厲害，但是我要看看你用什麼方式來贏我。

他們訓練的比我們多一點。日本隊伍我相信他們是職業（的選手），職業的意識是說，例如他們一整年都是在訓練的。

我們是業餘的，我們常出海。不是誇張，我覺得我們不輸什麼。因為我們訓練沒有他們那麼多，他們是職業的，我們是業餘的。我們只是輸給這個，很多體能啊，各方面需要來配合的。

你也能看到，在這幾年間的國際賽裡面，為何消防會划得比我們好，甚至也能跟我們比一比呢？

但是，不是誇張。他們划龍舟的經驗是沒有我們的時間長的，我們一代代地流傳下來的，在划龍舟的生涯，他們就算能贏我下我們都是以體能的。體能比較好，你們很多體能的嘛，你們有掌上壓，跑步。

你們很多體能要做的嘛，我們沒有的。我們只依靠龍舟去練體能的，偶爾會去跑跑步這樣子，其實跑步不多。

	<p>因為我們這些業餘很多有一半都要上班的，要謀生的。漁民的生涯就比較多一點。我們通常都是漁民，現在好像停下來沒什麼消遣，就純粹帶這群小孩玩龍舟。</p> <p>如果等下有時間的話，我還要帶你們去看那個訓練場。我們的訓練場就在那裡面，我們不是白天訓練的是晚上七點開始。</p>
問	每天都這樣嗎？
周根帶	不是每天，是一個星期三次。有出賽的時間，一個星期或四次或三次這樣子，不能太多。
問	為什麼？
周根帶	疲勞吧，訓練太多會疲勞。
問	龍舟隊有多少人？
周根帶	<p>看看是，有小龍也有標準龍。標準龍是 22 人。如果是小龍的話是 12 人。</p> <p>更高層次就是我們的大龍，私家的大龍，如果我們這條可以坐到 60 人的。</p> <p>但是大會規定不准我們坐這麼多的，有一個限制，需要人手公平，50 個人至 54 個人。</p> <p>就算你的船很大也好，人數方面要限制你 54 人，有個規定。</p> <p>知道的，你下去划一下，玩一下就能知道。因為我們在龍舟之中，每一個玩龍舟有經驗的人，下去划一下就知道。一下去划一下就能知道是不是有技巧的人了。</p>

	<p>現在九江的也下來了，我們跟他們也有交流的。當然要大家交流才會 有進步的，不交流的話是沒有進步的。你自己單獨去玩，去訓練是不 行的，一定要出去比賽，去國際賽那樣高層次的比賽。</p> <p>你看到加拿大、美國、日本，有很多外國隊伍過來參加。</p> <p>所以今年的龍舟國際賽是週六週日划兩天的。頭一天，週六當天要篩 選，篩選了以後，到週日那天才是正式的決賽。基本週日當天全部都 是決賽，一個組別，一個組別，總之很多，數之不盡的。</p> <p>我們參加兩個組別，有十八區的邀請賽，有公開賽。</p> <p>公開賽是每一個灣頭，每一家公司都拿了 2000 元去登記，你就可以參 加一個這樣的組別。</p>
問	當時有無看到漁民之父花維路？
周根帶	<p>我沒認識教授那段時間，我也沒認識他。我們只知道這個杯（花維路 漁民之父紀念盃）也有一定意義，所以在我們這個灣頭，我們這麼多 隊伍，只有我有這個思維要出去那邊玩的。</p> <p>因為這個杯對我們有意義。為什麼有意義呢？因為有高難度的玩法。</p> <p>高難度之中就是說，很多個灣頭，一個灣頭只有一隊大龍的。有一些 也有兩隊的，因為它那個層次比較高一點。甚至乎有一個三年冠的 杯。你直落三年冠才能拿到這個之父杯回去自己擁有，兩年的不可以 的。譬如，你玩了兩年，到了第三年怎麼過關呢？</p> <p>人家不是（直接）給你的，你要過了別人那一關才行。所以今年有一 隊也拿了兩年的，它拿了兩年，因為在 2022 年那邊我趕不回來。</p> <p>因為疫情的關係，2019 那年我輸掉了，拿了 2018 年的三年冠後，在 2019 年輸掉了。但我輸了我也有那個鬥志，我也要，總之我一定要有 那個鬥志。</p>

問	那你們平常是怎樣訓練的呢？
周根帶	<p>晚上七點我們就集中了，在那橋底下集中。那邊有一條河的。</p> <p>很多隊伍在那邊的，很多隊伍在那邊參加的。晚上要遷就年輕人下班嘛。有些在沙田，有些是大埔，或是有一些收五點的，剛好可以趕過來參加。每一晚都超過十幾，二十人。</p>
問	那些人是誰呢（做什麼的）？
周根帶	<p>他們的生涯都是漁民出生的，不是說你們大學生不行。</p> <p>一定是漁民，有漁民那個水上生活，那個比較容易上手，一定要有這個經歷。</p> <p>你們城市大學也有參加國際賽，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啊...都有的。我們看到你們很多大學生去參加，但是你們的體能差一點點。</p> <p>體能以及你們的教練，你們一定要找個好的教練。</p> <p>我本身都是十幾年了，你說我有沒有這個資格做教練呢？</p> <p>我玩了五十多年了。</p>
問	你們有無新人的加入？
周根帶	<p>當然有啦，如果沒有新人加入的話，我已經退休了，像我兒子那些就是新人。</p> <p>有一群這樣的年輕人在後面支持我才能繼續玩。大部分都是漁民出生，一定的。這龍舟的生涯一定要有一群年輕人在你後面跟著，你才可以這麼高漲的。</p> <p>有很多東西需要籌備的的嘛，經驗我有，但沒那麼多的體力去做的。</p>

	<p>不是我單獨一個人可以做得到，要整體合作可以。</p> <p>50 幾個人，在比賽過程中需要大家聽話，有一個人不聽話就不會成功到哪裡去。</p>
問	你們有什麼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周根帶	<p>玩這個有什麼，主要就是你那個理念，理念之中就是說，你的興趣有多大。你堅持到的興趣越大，你玩的越高的。</p> <p>為什麼呢？因為你要向難度挑戰，哪裡有高難度比賽，我就要去參加，就能吸收到很多的經驗。</p> <p>你不要抱著必贏的（心態），第一名只有一個。譬如，國際賽有那麼多隊伍參加，有幾百支隊伍參加，你在幾百支隊伍中篩選出來。</p> <p>其實你能入圍就算很厲害的了，很多都是職業的，有些是國家隊職業的。你能過他那一關，絕對不是容易。除非你有，譬如菲律賓那種職業，你一定要拿職業，職業之中就是說，要國家，要政府資助你。</p> <p>為什麼要政府資助你？平常你需要有工資。就是當做我的那個生活費，你需要政府支持你的生活費，那你就是職業的了。</p> <p>職業的是一天訓練兩場的，上午跑步，接著下船，然後接著下午也有一場的。</p> <p>人家是真的集訓的，所以別人划的動作動作和姿勢是不一樣的，No.1 的，真是 No.1 的！我們在他們身上也能學到很多。</p> <p>划龍舟不是坐著就可以，有一些沒有訓練到一定程度的話，絕對是抵擋不了龍舟的那個氣量的。</p>

	<p>在龍舟那剎那之中，最簡單，這裡的四百公尺也要划一百秒，甚至乎需要一百零幾秒，我們有計算過，四百米，需要高速體能，要一百秒，計算過的。</p> <p>你在比賽前都需要做一個這樣子的測試，對自己一班健兒的組織夠不夠，不夠的話，你要選擇怎樣的方式，或者那個划法，那個掌頻。</p> <p>掌頻快與慢，下水深與不深，都不是一知半解的。</p>
問	你們很重視這個（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盃的影響，我想問原因是什麼呢？
周根帶	<p>我都說因為它比起我們一個灣頭的層次高很多。每一年有一個冠軍杯，冠軍杯有的。</p> <p>但要拿到冠軍，但會重視三年冠。我們為何如此重視這個之父杯的三年冠呢？</p> <p>你要過了三關，你有無能力過到三關。我玩了十幾年才拿到了一次而已，2018 才拿到的。</p> <p>你說，我在這十幾年裡面，人力啦，財力啦，財力最重要。第二就是人力，你要有這些錢，才能召集到這麼多人。又要求你的船品質好，需要很多方面配合的，並不會三年都那麼的風調雨順。</p> <p>別人不是沒有在努力，別人也想要（三年冠）。不過就是別人可能有些東西沒配合到而已。</p> <p>總之，一句話說完，我的思考就是向高難度挑戰。在龍舟之中，越是高層次，我越想去玩。在我幾十年的生涯，我覺得自己還沒學夠的，因為每年在龍舟的生涯都有進步的空間。</p>
問	那你認識花維路？

周根帶

花維路是外國人，在十多年前，我對這個名字很有印象。

總之，在我心目中，他對我很有意義。因為，為何是花維路，我當時想了很久，為何會有這個花維路杯。

為何他們會說什麼財政司啊，什麼特首杯，又說什麼國際機場杯，為什麼沒有它這個層次，為什麼唯獨有這個花維路杯？

慢慢地，我們這群會員就想，這個杯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杯是西方人，並不是一個唐人，是他贊助了東區這麼多年。

我們都覺得他這個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不是一個普通人，一定是個很有文化的人。

這這幾年期間，我們慢慢認識了景教授，偶然在這裡認識他的，認識他的時間不長。

介紹花太過來，才認識了他。認識了他那段時間，原來我們之前做的事，一些想法，都沒有怎麼錯的。

我知道這是有文化，有歷史價值的人來的，因為景教授也跟我們介紹過了。

因為很多燈塔都是經由他去創作以及保管，他去打理燈塔之類的東西，例如華南燈塔以及青洲的燈塔，很多燈塔。我們經常經過那裡的，尤其是華南的燈塔對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常在那邊出入的，在之前的幾十年裡面，我們都是靠這個燈塔的。我們沒有導航，沒有雷達的，依靠那個指南針。

什麼都沒有的，出外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它那個橫瀾在大霧那段時間是有一個訊號的。訊號之中還有幾秒轉過來的反光，我們是靠那盞燈才找到香港的。我們到很遠的，不是在華南邊謀生的，我們外出後看

	指南針，幾點鐘的時候我們要回到橫瀾那邊，是靠這個這個燈塔才能回到香港的。
問	你們現在還會常常出海嗎？
周根帶	常出去的。
問	大概多久出去一次啊？
周根帶	不一定的，由我自己控制的，自己控制的。
問	跟你之前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周根帶	現在要用到很多機械，全部都是機械化操作，以前是沒有機械化，是以人手的勞力，一直改變成機械化。現在始終都是機械化來謀生。
問	那你們現在的生活是怎麼樣？收入是怎樣的？
周根帶	現在沒收入了，現在停在這裡了。因為油太貴了，現在我們的心情就是全心投入玩龍舟了，沒什麼嗜好的。  現在全心等待節慶的來臨時去玩一玩，現在沒其他事了。
問	那你們的後代呢？會不會繼續出海？
周根帶	有的，現在暫時我的兒子都會跟我一起出海的。  我現在都是半退休狀態，他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玩。不只是去玩的，他也要負責一群工人的，負責七個工人，陪我們出去玩。  現在漁民的費用都比較龐大，油又貴，什麼都貴，漁網又貴，一個都要是十幾萬的。
問	你覺得你身為漁民來說有一些什麼影響呢？
周根帶	影響很大的，越來越少魚可以捕撈，現在一年比一年的魚可以捕撈。

	<p>海裡面的魚少了，要做好休漁，休漁期等待魚類生長數月繁殖，然後再去捕撈。</p> <p>因為現在漁船可能比較先進一些，因為中國內地也有很多漁船，所以沒辦法的，越來越難做了。因為成本太大了。</p>
問	在之前都是生活在水上，現在你們的年輕人會不會再回去陸地去生活？
周根帶	也會的，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好像越來越走下坡了。如果不能維持生活的話，也會想到陸上看看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的，我們管不了那麼多的。
問	你跟你的太太是怎麼認識的？
周根帶	<p>這麼多的船。很容易認識的。我們沒能讀書，認識我太太很容易的。</p> <p>一群年輕人去踢踢球，游泳。去看看戲。我們那時生活也很開心的，很 enjoy 的。為什麼呢？因為不用讀書。</p> <p>從小到大家合眼緣的，比你們還小的，從小就認識的，我們不用上學嘛。</p>
問	看電影，那時候就有電影看了，要不要錢？
周根帶	要，那時候兩塊多。
問	在哪裡看戲？
周根帶	<p>有荃灣，有九龍，有元朗，王羽獨臂刀王。</p> <p>王羽、姜大衛那些，夠不夠歷史啊，王羽的獨臂刀王。梅艷芳還沒出生，我們已經出生了，梅艷芳拿過什麼獎項我們也知道啊，參加新秀拿獎。</p>

問	你對於龍舟的情感怎麼樣？
周根帶	<p>這個是一個興趣，因為在龍舟生涯，提升我個人很大的興趣。</p> <p>興趣當中呢，我很有鬥志。我會踢足球，我又喜歡游泳，我又喜歡跑步。因為你一定要幫自己充電，充電的意思就是你要增強自己的體能，你才有資格玩龍舟這個項目。</p>
問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玩龍舟的？
周根帶	<p>我十八歲划職業龍舟賽。總之，我實在玩的太多，也忘了什麼時候開始玩的了。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很愛好這個運動了。</p> <p>我要訓練到，我要有那個體能才能玩到，十八歲，在十六歲以上都可以的。你夠體能，夠力氣就可以。那段時間也有一些叔叔，我爸爸以前也玩。</p> <p>不過我們這群孩子更加愛好，他早早退下來了。我比我爸爸玩得更長時間，我玩到現在。</p> <p>我現在七十歲了，我到現在也有興趣玩，因為後面很多年輕人跟著我玩。年輕人也願意跟我一起玩，也很喜歡跟我這個老人家去玩。</p> <p>因為需要跟年輕人，溝通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凡是玩龍舟（的人）都有一團火的，一定要有衝勁，有那一團火，才会有那個爆炸。</p> <p>你不妨慢慢去觀賞那個龍舟的比賽，它的那個爆炸性，現在玩龍舟跟以前不同，所以練習提升那個爆炸，是很重要的。</p>